

茶餘客話

茶餘客話卷十五

道

山陽阮葵生著

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者做穆氏三身爲之佛氏法身釋迦之性報身釋迦之德業肉身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宗教者分三像而列之已失其指而道家遂尊老子爲三清曰元始天尊曰太上道君曰太上老君而吳天上帝反坐其下且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法身報身設爲三像亦非與老子爲一蓋做穆氏之失而又失之者見老子語錄

黃庭內景經乃太上道君於蕊珠宮作七言歌以發修命壽性之要生人一身歸宿皆在泥丸而作用皆在心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真人在已矣問隣者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隣者此經自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南真遷化後幾三千年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司命以今隸傳譚軍長史許肅心玄少子上計緣導相翔導翔之子許晉安守孔照罷郡還以重幣動神懇之黃民始得傳寫孔不及率誦而孔子照先綜先才而在謂經語誦之萬遍即得仙以爲妖妄被酒悉取燬之後謗其另范蔚宗碑反族滅穆寫人王興私各錄一本曰瀛海錢塘漂沒僅內景存乃深信萬編之說甫誦而火燬其書再誦之靈臺而雨霽其帙遂氣結死深山中而經卷之在二氏者復矣王靈則造黃民想傳之靈如損益傳以龜瀾遂盛行於世及黃民歸錢唐乃留真經一厨付馬則後在真不復能取而卒馬氏寶奉之其人皆壽考大富三世移事佛而經稍散佚其後正本錄本寓於陸修靜孔杜京產顧歡鍾法師棲居士諸公所陶隱居百方購得之獨有神靈獨能辨楊君及三言真蹟而內外景悉備闕之茅山金道藏所存本是也

九流惟道家爲多端昔黃老列莊之言清靜無爲而已煉養服食所不道也赤松子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虛生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元魏寇之則言符錄而不言煉養服食迨杜光

庭以來至近世黃冠獨習經典科數蓋不惟清靜之旨趣悖焉無聞而懷養服食之費亦未嘗過而問焉
矣而悉宗老氏以託於道家者流不亦謬乎夫道以保爲根以約爲紀以虛極靜篤爲至故曰虛者道之
常因者君之綱此古聖乘要執中而無爲之術豈其有幾於長生哉耳昧者棄本逐末誕欺近世者因
而乘之假託之香鼎以希衆嗟呼世惟卓犖神治者能辨學之正僞彼方士烏能知其地耶吾道從也
符籙自寇謙之之後唐則明崇儼集法善習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輩顯
科醮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自朝廷至里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亦爲人奏章今二葉皆具長
著者惟是斯人爲世職而已明憲宗時有李孜甫鄧常恩流爲房中術明世宗時邵元節陶真突起勢
壓張真人之上一解不如一解大都如斯

明太祖取江西天師四十二代孫張正當遣入朝見後廢朝京師洪武初上謂天至尊無上豈得有師遂
京師號改曰真人

明孝宗時道流志端奉太常寺司部尙書銜遇經筵不與六卿陪列志端上疏自請云臣列春卿之長
經筵見禮非宜下輔臣議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屬從上是之萬歷己卯龍虎山真人張國祥朝覲
綴旒二品上謂道冠羽衣不肅觀瞻方外之人焉用朝參無民社實何須入覲今後非奉召勿令來京後
又復三年覲期然終不預朝會終明世皆然

世所傳三官經或云係明英宗在南宮幽居無聊時所作

前涼錄云張重華譙郡太守於開像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綬曰老母父子何爲綬曰母父名乾字光果胎則
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女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又南唐書益壽氏女
嬰數抱朴子金丹云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其太清觀天經云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懷集居下

士得道長生世間又符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文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西竺善入泥洹

宋濂論三官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畧同而魯爲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西嶺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鄉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其一赴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爲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素誓云足寒傷心人怨傷國注謂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養生者冬日必暖其足予自三十後夜眠足凍則竟夜不能交睫四十後冬夜非酒則足不暖此早衰之徵

顏修來極言養生之道謂虛體猶炭也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炭當風則易燃置之密室覆以重灰則燼燭運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定期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此喻殊有諷解然修來卒時年僅四十吾師邱恭亭先生最服膺是語一生無病年亦僅逾六十耳

司空表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常相翳更忍垂危日著鞭蓋戒好色自戕者也呂麻史詩云昔年曾歎未腰金纔得腰金病已侵早起晴窗三握髮滿頭霜雪促歸心賸子書云汝可多養黃毛雞多釀紅麴酒以待我歸讀二詩可悟養身養心之道蓮池語錄趙州八十猶行脚祇爲心頭未了然及至歸來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爲日暮途遠者頂門下針

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眞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拘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牘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茶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者宜味此語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以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非瘦滿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笑饒性飽

蟠木甯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閑人

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若如坡語則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歲耳陳眉公云掃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於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黃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匹日食兩杯而終歲茶然疲役此何理男女緣稟優墜地自有衣食分所謂誕置之隘老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溝壑者天下莫能轉也今覽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見筆墨真是

北史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爲給事中不留意於文筆人問之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情人意一時盡矣暇日輒引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

沈寓山云真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淨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字字真諦又云心息相依息調心靜神氣交養氣定神全予取以題臥室門楹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熱生物煖冷物時號養生者少陵詩云衰年關關冷味暖併無憂明李實君戒洩氣此養生家近裡著己之論

王太倉女爲魯陽大帥綠山梅村集中皆詰其靈蹟張江陵女貌如天人不甚冒笑嫁司空劉一儒

字小

子戲之亦有才貌舉於鄉女終身不與同矜獨惟日默誦經問何經名不答數年跼坐而逝二女同時出相國家亦異

邵堯夫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識寒則心不著又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觀此二語真快

活煞人

陽城白季文云人生世間度一日則少一日如牽羊赴屠進一步則近死一步達人不懼者亦自計無死之方雖憂煎何益此語近愚而煞有趣且說得怕人是以士大夫當步步行好生之事尤須時時存可死之心則有三分道氣者矣

謝上蔡云今人作事只要誇耀他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此語煞是可參試觀萬人海中衣馬宮室文章議論往博庸人之贊歎孰是顧自家實在受用者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醒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朱子以爲古今未發之妙又千金方云半醉後獨白宿軟枕頭暖簾足能息心自瞑目

酒灼真陰鹹耗真液北梨甘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

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絲刺鼻噴嚏則氣通目明痰自化

古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鼻爲四陽此小安樂法

雞鳴鳥未噪人未動之先陽氣清盛宜起坐衾中收此氣以白養大能益人且於死時帶得去古人云惟五更蛋起可以勾當自家事蓋謂此也以上數則皆節錄白季文語

董思伯陳眉公皆信黃白之術

鍾子晉年百十有四寓白雲觀短而髮髮半白人問何以壽曰終身不娶不怒不多飲酒不識數目

蘇州

惡土雖淨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

田藝衡玉笑零音一則云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元合者以神爲凝影

拘儒不可與談元腐儒不可與談道癡人不可與說夢達人不可與冒命

君子寢義多夢榮小人寢利多夢辱

倚牆之樹盜之樞也倚床之僕奸之詔也

倪文節公云貧賤人一無所有臨終脫去一獸子宮貴人無所不有臨終帶去一戀字夫脫一獸字如釋重負拔去病根帶一戀字如承枷杻更留惡種

神農時有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已獸竊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卽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云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猷而知醫見芸窗私志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祖問汝是何鬼神耶女取筆書凡曰許身魂比雙前復入地已而閱子美詩知爲金掘之得一笥壓以石石面刻云金一笥畀李氏孫以醫名後世杲後從張元素學醫盡得其術世稱東垣先生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唐左司郎中任正名皆好服人精向不信其言武林陸實之語余曰李敏達公在杭州獲一盜杖之杖迸起不著體敏達後善視之叩其術殆服人精云

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以後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之識耶偶讀文苑英華黃滔作陳先生序第七百七篇先生諱黯年十三謁清源牧時痘新感牧戲之曰蓮花才

面花胡不咏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痘字見文中或始此

金匱要略云冬日仰足臥則一身俱暖雲笈七籤云冬臥向北宜溫足凍腰其言大近理

取天門冬茯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頓飲大寒時不畏風雪

自縊死者其下必有扶炭日深一日速掘之則禍止溺死者裸體死者不可葬虎食者自解衣挂樹此皆

不可曉也

顧亭林謂童子言君子甚愛氣而謹避於房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信新壯始其倍中年中其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亭林無子傳書主診脈動之納一妻不二年疾作遂出之然亭林嘗稱書主君子人也張穆者云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妻而可爲君子者乎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肆立牌衛生堂藥肆五字乃先生筆也書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韓先生者誘致之一聞病人呻吟僧卽言竊旅費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也其性癖如此

晉家代有精醫者余少時亦涉獵及之初時技之僅奴無不奇効繼乃大謬不然因臧口不言醫數十年凡遇疾作俱不服藥病無不就痊紫坪幼多疾疢一歲中臥臥第者幾半常取方書置枕畔日展閱之頗有會悟歲內實塾師患脾泄之症請醫劑方以進輒不效紫坪時年十三以醫所訂方增減之一服而瘳衆以爲神然是時塾師甚嚴經史詩文外不許妄有所窺弱冠後病良已遂不復覓其業近年以來尤絕口不談醫有以診疾求者輒因拒之客問其故紫坪曰君不見錄囚者乎情罪既得縣以上之郡郡以上之司由督撫以達於部部臣不敢專請命上裁暨勾決之旨既下猶俟部科三覆奏而後行刑蓋人命之重也如此稍有枉濫罪譴隨之今醫家則不然一指一按五毒卽投毫釐之差幽冥飲痛是聖世於有罪之人尙反覆以求其生而醫家乃於無罪之人無端而迫就死地原其初心非必欲草菅人命久之習習手滑視爲泛常天道好還不有人禍必有鬼責吾念此輒爲寒心術可不慎哉嗚呼是仁人之言也高麗人用藥止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從無疾苦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遺去皆宛然唐子燕玉

暖老當作如是觀

索倫人遇疾病其家東草象人或如禽獸狀擊鼓作厲詞以祭喧而送至遠處梟其首於道曰逐鬼病者聞之必安而疾除矣

朱子謂俗傳脉訣訣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高骨爲關柳實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正出王叔和脉經也至脉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脉訣乃五代高陽生所著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爲二月二月而爲三月三月而爲胎四月而胎謂如水中蝦蟆胎也五月而爲胎六月而骨謂血氣變化爲肉肉爲脂脂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痒瘡皆屬心火諸滿腫皆屬脾土諸氣憤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之因於五運者也諸緊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躁擾狂皆屬於火諸痿痺直皆屬於濕諸澀枯涸皆屬於燥諸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病之由於六氣者也醫宗紙上高明有學問者其言大都如是而同一病者入異其症治異其方生死異其驗遲速異其候安得據紙上之陳言而一概執以試民命乎

在表者汗發之入裏者下通之其在高者超越之謂吐而嘔之其候悍者接收之謂按而摩之歲寒庚癸者宜灸炳脉病蠲痺者宜鍼刺血實者結脾熱者宜砭石氣滯痿厥寒熱者宜導引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者宜醪醴血氣凝復病生於筋脉者宜熨藥諸家治法篤信不移習之未嘗無理難始則尋其受病之本終則犯其致病之邪心力盡於此然心力盡矣智慧盡矣而病每發於心力智慧之外者何也則讀書多而止解其一臨症少而不知其二三也況病之千變萬化萬不可執一而論乎嗚呼難言之

同一方也而炮製當否利鈍迥別大約薑製者其發散鹽製者走腎而軟堅醋製者注肝而止痛意便製者去劣性而降下米泔製者去燥性而和中乳製者潤枯生血蜜製者甘緩益元陳壁土製者經其氣味補中焦麥麩皮製者抑酸性不傷上膈烏豆湯甘粳湯漬曝者並解毒平和羊酥油豬脂油塗燒者皆滋骨易碎凡去穢者免脹抽心者除煩此類甚多亦不可不知者也

王真繩云五行生尅始於鄒衍而成於漢劉向班固然五行志等書皆牽扭可笑江河井泉金之流也其然乎世亦取火於金石燭木也哉水木火土則謂草木悉漂萍育者笑其妄以爲未有土先有火不知虛空何物可成爲大塊也尅木者金而火未嘗不尅木吾見尅土者金木之尅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尅者也土尅水水亦尅土也總之天地無不生無不尅萬物消長乎陰陽也若五行生尅謬矣哉

汪季青曰謂五行爲天地也不可謂五行卽六子也則六子無金謂五行後於六子乎六子已有水火矣謂五行先於六子乎是六子不當稱六子而稱六孫矣其言涉戲然亦明且著者

五行生尅之說前人多辨之者此不過言其氣之相通性之相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敵也術家以克爲官所克者爲妻妾之空言以欺人尙無顯害至醫家泥於其說遂謂脾強則妨腎腎強則妨心心強則妨肺肺強則妨肝肝強則妨脾豈人之腑臟日構費爭鬪於胸中得勢以臨而卽相彼奪乎懸坐以必爭之勢而殺彼以益此其不死者鮮矣

金克木者斧斤入林也不知水漬火焚木更朽且焦矣木克土者以利根能蝕土耳然則凡草木蟲豸之生長孕於土者皆克土者乎土生草木猶母乳乳子也子乳於母豈克母耶土尅水者以土能壅水不流是絲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謂陳況土值壅水耳水且能決土則土劣於水明甚水克火矣而火沸水成湯且禦水使乾非水之定勝也龍雷之火得水益烈又何以稱爲火克金者以火之鑠金使流耳而金固

無損固不似土鍾水洩蝕之殆盡也凡爲彼說皆非窮理格物者所當信愚謂克者能也致能於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五行消息之道其精甚微勿以人世之攻取恩怨之凡情測之尤不可用之於醫自速其死謂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辛作辛稼穡作甘作者用也五味成於五行之發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執五行而求味金何管辛土何管甘木兼五味黃帝嘗之稔矣豈僅酸平稼穡之穡之王所作也若夫稼穡則木也以木之甘言土則言其致用者可知區區以海水成鹽煮焦成苦微之亦致遺惡泥之說況云兩木相摩則齒酸金傷肌則辛痛噫口中求味不得而轉求之耳聞又求之膚肉不愈誕乎

明初一儒士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名重一時意必深於術者往觀術亦無他異偶一人求藥既去並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因大驚特叩答曰自古方何出某背歸而便之乃偏字

扁鵲二人一黃帝時一戰國時雷公二人一黃帝時一起宋時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遺世以爲與扁鵲類因以爲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黃帝時之扁鵲也宋雷斅撰也灸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索問有雷公黃帝弟子語遂以炮灸爲雷公撰

吾友王澹圃斯恬於酒間云士君子固無手刃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其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略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師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其一曰行醫稍藉藥性略知湯頭懸壺立方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經年累月殺人如麻是無殊於手刃也言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大失色怒著而去

素問移精變氣論曰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術家引祝由爲南方之神故有祝由科如後世所祝之類以祝爲禱祝詛祝之祝陳定宇謂禱祝詛祝乃素問之大禁且與文義不合與註意更謬并曰以降時喪孔氏註祝斷也以祝訓斷謂當斷絕其受病之由是矣見定宇集

太醫院官士習業初分十一科御醫更目醫士醫生各專一科曰大方脉小方脉傷寒科婦人科痘疹科鍼灸科眼科口齒科咽喉科正骨科疔毒科今疔毒歸小方脉咽喉口齒爲一科共九科

雍正三年四月八日諭看來滿洲蒙古等處於子息者大都爲出痘所殤此亦無力種痘之故耳新滿洲蒙古侍衛官員等有未經出痘之子弟欲行種痘者著告知太醫院交劉聲芳看好時候派種痘之醫生令其診視若痘疹科醫生不敷用著奏請添取今南方種痘者每年來京願著效

經脚中髓及腦殼中黃並能續斷經筋骨碎之微熬納瘡中筋卽連

范文正公微時嘗云讀書學道要爲宰相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君子之重人命如此見宋嵩山嵩山簡語俗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殆有所本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人之陰陽五常行於六脉徵之七情天道惟七至六日有餘則爲一候故七日來復人身之氣亦惟七至六日而行十二經絡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宋陳唐卿造作處病說言病者所忌有三一曰諱二曰忽三曰疑唐卿高郵人著江湖長翁集

滯人患癰當期移住他處則癰不至往往有驗殊不可解按資治錄世人癰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又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癰功臣閣下是唐時已有此俗

手之寸關尺止一脉耳乃三指下便大分六經症候夫一指內分兩經已難辨隔而過一指卽判然迥別不知另有一脉耶抑卽一脉而至此寸許之地輒分而三耶相傳已久神異屢中無人異詞殆亦知其所當然而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若如近人信手一按哆口而談如洞微結則予所斷斷不敢信矣

喇嘛一教有黃衣者如達賴喇嘛眞修養性來去明白不過數人有紅衣者如地母地藏呼風喚雨遣將

驅雷更事寧矣我 聖祖仁皇帝嘗治地母於法彼教肅然畏懼毫無他異其餘更可知也諸輩古信其法從其教愚可憫也

喇嘛卽釋子以輪迴因果之說誘惑愚民入無父無君之教其禍均然釋子在中國譯淫殺曰募化曰慈悲曰施捨尚不敢顯然作惡喇嘛在塞外假岐黃之名擁妻子之奉鮮衣怒馬烹羊啖牛糞人獲盡殘人脣齒汚人妻女釋子竊也喇嘛盜矣

西教者大西洋國十字架耶穌教也耶穌以設教爲仇者所殺釘其首足兩手於十字架間遂以此名其徒利馬竇於明神宗時由廣東入中國入留都高論駭人出自鳴鑼千里錢諸器示人咸大驚號爲西儒留都禮部咨送北京大宗伯馮琦稱之乃言大統歷有差作修歷局居之復建天主堂於宣武門內設耶穌及聖母像於堂耶穌手執渾天儀聖母子抱一小兒卽耶穌也其曰天主者謂耶穌能主天事也嗣後外州縣亦間設天主堂利馬竇卒於萬歷三十八年以陪臣禮葬於阜城門外今都城有天主堂數處修歷製器繪圖水法各有所長歷匠作供差遣而蚩蚩者氓頗有慕其教而從之者戊子尚書額駙福公奏禁人心變惕衆邪歸正者甚衆凡入教者各供十字架於家福公下令毀架而足踐之者方准出教否則治以法其計立窮

藏中方冒呼脫脫華言再來人董噶爾住苦若腦兒之東鄙投胎之陋擅奪舍之能專伺清俊年少神魂出舍之頃彼卽以神投其舍焉少年魂返而無所歸則死嗟噶爾以敝屋易華堂騙衆而鳩居之不知出入幾許矣慈悲法門有此怪術所不可解自元及明皆有國師之封號

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其言煞有意味居官居室者皆不可不透徹此意其曰不肖子孫甚妙若果有賢子孫更不必藉此

許魯齋曰三代而後學者當以治生爲急務以張輔之才昌黎猶惜其家貧多事不能卒業天實制之非
輔不專於學王遵岩自言賴先人之遺不以衣食爲苦甚矣讀書之難而貧窶之士爲尤苦也賈誼廷試
第一往謁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歸退有後言公聞之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俛仰依
違進退不決賈君名在第一其學顯達不問可知恐生事不足致進退不輕而不以道自重耳賈乃歎服
陳幾亭云俗子治生精明者必刻寬厚者必昏若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不失寬厚雖曰治
生抑亦通於學矣巨族中落以刻薄敗者十之三四以汰侈敗者十之五六以昏庸闕冗敗者十之七八
刻薄者敗於一己之心術汰侈者敗於婦女奴婢門客之虛靡昏冗者則合家贖贖無所謂經紀籌費敗
壞尤速而不知所以致敗之由

凡侈汰奢靡昏庸冗闕一敗塗地及二三世之後其子孫或有振興繼起者往往而是爲刻薄寡恩者敗
壞之後日就淪夷永不復振並其子孫亦日就窮滅嘗讀 御製批蘇東坡論綱稍欠折利害狀云財者
天之所以養生也流轉天地之間止有此數豐於此卽歉於彼故侈靡過度者在其人則奢從過度而其
散之天地間者必有不知誰何之人獲被其養者唯納而不出則身雖未嘗享其用而使養生之具積而
不流亦必有不知誰何之人不得被其養者其造福正在無形也大哉 王言足補蘇論之所未到
實能傷人富亦累人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多財亦奚益哉
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故三吳之地貿易繁盛見周弁發辛雜禮分野之分扶問反去聲讀平聲誤
元末吳有陸東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下爲巡籌典籤一日叟曰吾老矣積積必釀禍悉推以予萬三
自卜築陳湖爲黃冠以老沈由是得富見紫桃軒雜綴噫老者不能早爲揮金散積至數百萬恩矣移禍
於沈萬三萬三復實受之致祥異日之慘益下悲矣

今人析產及交易往往立爲合同以一紙中分各執其半爲券按通鑒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給券券中監製一支給勳人一支送門下省以防僞巧韓詩云異日期對舉有如合分支其由來久矣

市肆有虛錢足錢之分按彭乘墨客揮犀云嘗有公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答以詩云五貫五百九十條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娶糟糠僕豈能免飢凍典贖解不能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難秀才更來調索覓甚錢

子母錢今之以本生息者爲子金卽權子母之義搜神記南方有蟲名蠅蠅一名蠅蠅又名青蚨生子依草間大如蠅子取其子母必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子血塗錢八十一每市物用母錢留子母錢仍飛歸用子錢留母錢子錢亦飛歸褚載詩相逢都是醉醺然應有囊中子母錢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有濟濟廟明嘉靖乙丑夏廟池中浮出賜鈔六十疋又常浮出銀幣借與人如期而償則復得否則祝之不出且至虧折矣見二申野錄

元寶初諸無可考陶九成云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以賜勳戚大臣轉而貨賣民間方有此錠至民間之自鑄則無可考

萬歷丙子冬山陰諸生某暴死惟胸溫未殮累月忽甦手中持大錠五十金語人曰吾初死至冥地遇亡友問汝何至又云聞王正爲其子延師當爲汝緩頰王果召大卿中主西席諸子羅拜經史欲饌皆知世人王則哀寢甚尊嚴一日語主曰汝見五闕王乎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因請見先生亦爲主客因謂此冥司不可久居命左右販其祿命答此人尙有十年卽命與主者王言送還王許之贈冥幣甚厚先生曰

不可宜用世間幣卽易以一錢陰曹亦聚元寶陽明初不以爲非設帳匝月而修脯金五十陽間安得此寶主人耶見二申野錄

李靖陳大像疏云造像錢現有一十七萬餘緒若將放施人與一千可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是一楮卽一千也 兩百也唐以八十錢爲陌宋以百錢爲陌

甯間某相國孫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傭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汝胡爲亦爾對曰我亦某尙書孫也王阮亭志之獨醒志載蔡京賂孫不知稼穡一日京問汝曹日啗飯知米從何出一孫曰從曰子裏出一孫曰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貴家兒自古然也江鄉世家子弟人謂有五變鮮衣美食遊蕩自如一變爲蚌蟬蟲家傳書籍漸次遺失或資貨罄再變爲蠶蟲先廬祖祠典質充用三變爲蛙蟲田產失培日漸消去四變爲蝗蟲游手賭博賣男鬻女五變爲大蟲亦雅善形容矣換脈由來不怪其子孫之善變率由其祖父之好飲耳前人之取也非義後人之出也必悖天也人也皆有之矣

史公度 林樹記載金沙某 奇怪甚好以物應貨人解其惠後乃知與人芥必取人珠與人毛必取人髓也一日遇之僧舍同榻寢性嗜夢夢中忽大叱咤躍起睜目呼而訊之不言因給之曰言則吉不言則不祥必有大耗乃告曰夢量米遺拉方拾而雞來爭啄急驅之耳吳杉亭言揚州商人某家資百萬而居處無殊蠻人強留之際口不能言一字親友環視至夜忽手豎二指攢眉撮口不止其子曰父恐二郎年幼不治生耶搖首不然字又曰噫二叔兒凌孤耶搖首不然衆皆愕然其妻後至四顧室中向語云欲燒去油燈碗中雙燈草耳富翁縮手點頭瞑目而逝公度杉亭皆親見其人非杜撰者劉紫庭言此輩守財虜乃造物有所斬不許妄有所費非惡怪也福澤漸於蠻人想思苦於乞丐前生作惡慘報之

尤劇者因舉古今五行記所載一事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而吝遂見估人二羅食珍美呼差同飲差曰君行商勢在不豐何爲美食估曰景光可惜人生百年止爲一身一口耳一旦病死甯能進甘美耶終不効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大驚不告姓名而別歸至家太息焉者之慳吝宰割以食動筋骸骨哽其喉而死予謂錢財亦有定數一飲一啄不可強取虛懷慎無疾終夫人崔氏止兒女哭曰公命未盡公清苦謙退不受毫髮賂與張說同爲相說納貨山積說尚不死奢儉之報豈虛哉及夜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啓陳公曰非也理固不可一概論予見冥司有三十爐爲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爐惡可並哉言訖復絕縱無是事亦有是理

百詩先生謂古者銀錫不分而銀皆稱錫詩如金如錫金黃金錫卽銀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卽銅錫卽銀也故曰金幾分錫居幾以爲斧斤戟刃之屬巢氏爲量煎金錫聲中黃鍾之宮假以今之錫豈可移和作斧斤戟刃而量聲能中宮乎況今之錫與銅亦不可移和以治也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鈎之劍尤可證鑄兵用銅必兼以銀乃淬利也

劉瑾輸沒黃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三萬又器皿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器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零 又 銅沒金七十 共十五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 十 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櫃其餘諸物皆稱是見七修類稿 悉二賊縱橫贖貨亦不應如是之多昔人謂元稅胡椒八百石爲長物予謂彼時當是貨物如今之參桂也

茶餘客話卷十六

科

言

山陽阮葵生著

明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篇末大結各抒己見任陳論國家時事後因功令加嚴忌諱日甚但許言前代不許及本朝久之全刪去百餘年後又許冗長凡千百餘言稍陋支離無惡不備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舞單鎗鬼一燈而止也又八寸三分帽子無不可套也起語數十百言爲雙星頭長而虛空也其篇中例用存乎某存乎某謂之某謂之某此之謂此之謂沒假而沒假而有見乎無見乎或用卦名受之以受之以謂之扶命索不問何題篇篇相襲文風安得不壞文運安得不衰

坊刻時文與于隆萬間房書始于李衷一日知錄載宏治六年會試同考官靳文傳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爲事之語則明初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下房伸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口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

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同異大指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于唐宋之策問矣

明末顧大韶題十八房卷云甲某奉十八房乙譏之甲曰子知人事而未知天道也夫人不能奪天久矣使醫果能辨六脉則天之生死人者人得奪之使風水果能辨龍穴則天之禍福人者人得奪之使老官

果能辨文章則天之貴賤人者人得奪之故所醫也低風水也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行者人爲政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學人作事必問著龜枯草朽木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存考官者亦天下之著龜也十八房卷其文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明末社稷幸以三字而名有類傳奇小說文告荒唐誕虛渺漫俗大都不讀書而專聽聲氣之士居多其爲子之妻一句題破云爲子有妻爲子之色所由發也通篇此意是文妖也

馬章民會試下第後留滯都下落拓殊甚以行卷謁之龍司寇司寇賞其制藝庚子冬江左公車之士雲集釐下角藝主文司寇讀章民而謂賢者爲之可題文大爲激賞讀至後比數亡主于馬齒之前遇新王于牛口之下河內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壯盛未聞謙書而衰齡反同取豈云云司寇返答落陷曰李嶠真才子也會最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金明年章民送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編心者所能及也

吾鄉陸密菴視學八閩條舉關士熟用之惡語榜示通衢以爲戒有犯者輒實劣等罰及父師初行士論大譁久之貼然而聞之文風由此益上後彭茶陵先生督學兩浙痛惡浙人之慕做聲調千篇一律絕無性靈因做密菴之法舉其習用之調自開講起股中股後股以及提振頓落尾聲各標出百數十句示爲禁例痛極醜詆刊行各學嚴示諸生一時凜然遵之不敢犯彭既去任故態復萌繼凡家置一編裝潢成帙黃甲乙奉爲枕中之鴻寶傳家之寶矣嗚呼昔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欲令人心畏懼爲善而反助成酷吏慘毒之刑豈不同一可哀乎

閩潛邱先生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之上下議論並及時文潛邱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誤事者義門默然

實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言義曰如此方見制義之尊如此方知制義之難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遜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造焉則則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宗薛應旂等皆謂士師蓋趙南星李光縉沈欽諤徐日久顧錫嘯艾南英黃汝樞俱應章文盡稱士爲士師耶義門大服噫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况後來人耶唐蘇頌作授季父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迪政刑旁求望實其由來舊矣

任香谷先生嘗言其鄉一老宿內先生者專心制義講論其精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羅襪滿家至國初年老不復應舉乃舉生平所評臨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羅薛湯楊以及隆熙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公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韻大疵褒貶相半良兇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每科大小試獲雋之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並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良兇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文章道合非有大力者不能開秦始皇千古無道而變封建爲郡縣改井田爲阡陌千古不能易其制王安石變法殃民流毒示社而變詩賦論策爲經義閱六百年不變豈非有大力能旋乾轉坤者始皇名正而後世讀正月爲征聲越高指黑爲青後世避之不改皆不可解

郭昆甫悅好談詩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流之文雖實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潮

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賈實禍吾于昆甫亦云按明洪武元年會試以士不過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後又于南北各退員五卷爲中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應天松江蘇常鎮徽甯池太淮揚十六省府并廣德一州爲南卷山東山西河南陝西順天保定真定河間大名永平十三省府延慶保安二州遼東大寧萬全三都司爲北卷四川廣西雲貴福建安慶七省府餘和二州爲中卷

時文弊而坊刻愈濫俗學剽而講章愈行廢古荒經滔滔者不知所歸是可爲流涕太息者也昔楊升菴慨古學之廢論舉業之廢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皆失其旨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而案面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有明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附荅有明三百年中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聯勸被議諸生有稱唐之王阮齊梁之白樂天者何異考官爲國求賢固如是乎唐時有書生讀經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季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艾東鄉病天崇間文風敗壞高者陽學孔孟陰誦佛老其淺陋者又目無一卷之書故言高論謬稱流傳於是尊程朱闢二氏撰定待二書以主宋儒之學文之背謬者輒塗乙不少假借其用意亦良苦矣張天如選五經文字鄭承陽選四十名家韓愈程選文在文室文閣顧九疇文傳陳深陽選名家制義昔人多

病其未醇然皆能各立一宗旨其書法者雖佳然錄選政之不可苟也如此後來選手不求根柢于詩義未識畔岸卽時文源流派別四百年來正變升降之故毫末未究而妄操月旦黃口白腹成標參閱之名標榜者妄希得名招搖者因以爲利數十年來選政因之大壞王鶴東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矣繼聞何義門選行選集其指歸悉本閩潛邱先生安溪相國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皋奉勅選四書文其總評標批皆由兵曹郵寄周白民先生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選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後因付雕無資復增易數人於其間以助刊費識者憾之前聖於選事慎重如此若俞西園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嶺雲編自刊其家藏世不常見同題之文以多爲貴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王淵如選明文頗別具手眼但以己作列入謬加贊歎以愚弊豈不可爲訓

舉子所書之文曰墨卷主司所閱之文曰硃卷一也主司改寫刻錄曰程文主司擬作之文曰擬程陸務觀與王樵秀才書曰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遺塗抹豎誤令人氣湧如山近以主司之擬程爲程文未知所本

有明墨牘皆有成式相傳奉爲元燈高手做爲之不乏傑作鈍根人繩趨尺步豈復可言文耶是惟主司明眼拔其尤者故每一科墨卷出視其所得之人所錄之文考官之聲名由此而定計甫草謂明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不事雕飾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楓山吳鉅庵爲冠稍見法度然未溯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瞿昆湖鄧文潔王文肅馮具區李九我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之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以偏鋒傷氣湯霍林以柔媚敗度明文迨至此而衰然

啓頑八元若曾若吳又何減前人也

崑山吳喬云自六經子史以下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惟元人就古事作機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時文雖屬發聖經非注疏亦代他人說話故曰俗體也

刻制藝者概有圈點評語方書中未之多見歸震川野史記用數色筆圈抹茅鹿門刻八家文亦用圈抹圈是選手遂無不用圈評者

近王已山選刻八法自啟蒙以至精詣分門排列挨次授讀無問高明愚柔氣質之不齊千變萬化文心之不一自幼即稟書不讀而一繩之以刻板死法教法安得不壞文運安得不衰而北方學者本不喜讀線訂書因陋就簡奉爲枕秘幾於家有其本謬種流傳何年乃止耶食肉者不知猪爲何狀衣帛者不知蠶爲何形誰爲作俑流毒未央地獄之設端爲斯人

唐荆川自言時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嚴經義得之季彭山道義得之羅念菴古人事事皆有師承而不忘所自出彼棄學而倍師者可以愧矣

東林書院復於萬曆甲辰首義書院建於天啓初天下書院毀于天啓乙丑而復社遂起于崇禎辛未會試之後先是應社始于甲子吳郡金沙葉東橋李十一人楊勳子肅顧夢麟舉士上詩楊廷樞起斗錢

梅應林主書周銓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來章王啓榮嘉善主禮張溥天如朱曉雲子士易孫清孟

繼嘉興生員但爲奔走四方徵五經文字之人是曰應社後十子所選刻有復社國表一集全國集當其始取友尙隘來章彥林謀推大之迄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誠伯崇吳應箕次是涇縣吳隆並

言蕪湖沈仕仕主宣銅宣城沈壽民周生咸來會聲氣之孚曰應社始也崇禎初崇魚熊開元山吳江

進諸生講藝於是孟樸里居結吳嗣族九吳允夏主益沈應瑞等繼舉復社同時雲間有幾社浙西

有兩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社席社昆陽鎮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韻社社山
左有朋大社食會于吳統合于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誓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誣非聖書
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辨言亂政毋于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用陳大用積愈曰誅孟橫歷淮
泗以達于京師賢士大夫必慎擇而後矜獎蓋先後大會者三復社之名動朝野孟橫勞居多而飲怨深
矣正月吳民陸文聲明史作太倉監生陸文聲呈稱風俗之變原于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
亂天下思陵下提學御史倪元珙察數倪言諸生誦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
良實非樹黨陸以私憾妄訐閣臣以公嚴塞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夢溥同年進士初入社至是
希圖臣意墨經詣闕奏溥等樹黨案久未結復有草檄以警復社十罪者略云派則葉東吳下雲間學則
天如維斗臥子上握國柄下亂民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
者屈宋不足言文章或稱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微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史
金嗣給事姜埰疏白其事朝廷不以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註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戾寅秋南
國諸生顧杲等百四十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堙復社渠魁聚飲一疏
阮語馬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欲
繼殺復社之主盟者時沈崑銅陳定生輩皆已就逮桐城鍾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我大兵
下江南稍緩須臾則南省士類雖平死於白馬之禍矣
朱雋子工詩書蓋徐昌谷唐六如之流晚年隱居山中吳來之少受業于周公宗建故得附于清流爲人
墨而救其後身數名喪較之雲子不可同日語也

復社餘波分爲兩派曰慎交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唐東江孫華入慎交社操選政一時協然從之

選政執一時之風而定千秋之是非非可冒任人亦不輕許也昔倪鴻寶寄擬程于劉伯宗意欲登選劉報曰先生之友善矣然以孔孟之道帖括之理按之似尚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選恐損大名而誤後生鴻寶得書以爲相愛愈重之由是伯宗聲望益隆當時有得科名易登選冊雖之語二公之風豈乎不可及矣若今日操觚者所爲只是一部摺紳便覽耳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真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吾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愚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銅仁張元臣江南試韓城張廷樞江南試贛遂甯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甯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幸修湖廣試贛海甯許時菴江南試卷

月將出曰霞將入曰靄 雄曰虹雌曰蜺 明者曰虹暗者曰蜺 天以氣煦地以形顯 南北爲縱東

西爲橫 京大也師衆也 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東方曰斥西方曰鹵 高曰墳平曰墓 無

墳曰墓有墳曰塋 山嶽曰險水隔曰阻 五達曰康四達曰衢 門之左曰闕右曰閤 明其等曰閤

積其目曰閤 顏師古曰閤秋功也閤經歷也 有眸子而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瞶 宰殺之所曰庖烹

任之所曰廐 日上曰清眉下曰揚 淚出曰涕泣鼻出曰涕曰涕 男子八月而齒生八歲換齒曰

齠女子七月而齒生七歲換齒曰齔 通食曰咽通氣曰喉 心上爲膻心下爲育 婉謂言詭婉爲容

貌 左步爲彳右步爲亍 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足曰步步六尺 骨間曰肯肉間曰脊 生曰名死

曰諱 名聞于人曰名爲人所仰曰望 女曰嬰男曰孩 女曰嬰男曰兒 男曰媒女曰妁 男曰娶

女曰親 奴曰臧婢曰獲又男而增婢謂之臧女而妻奴謂之獲又犯罪沒官曰奴在逃被獲曰婢又生

禽曰鷹斬首曰獲見楊雄解軒經代語 出言警入言蹕 上曰最下曰殿 古器上陰字曰入曰款陽

字凸出曰敵 南人曰歌北人曰曲 兩人對說曰實一人自說曰白 于我為要于敵為害 置肉于
火曰炮以火炙肉曰烙 馬過曰置步過曰鄧 近日難過曰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推手向前曰
罷却手向後曰登 在旁曰畔在上曰嫌 方者為碑圓者為碣 車曰搖木曰落 草曰零木曰落
反哺曰為不哺曰鴉 桑食母稊食父 無聲有咳曰咳有嗽無咳有聲曰嗽 年長曰以年少曰婦俗
以兄妻為娣弟妻為婦 澡手曰盥洗面曰頰 早采為茶晚采為茗 寡夫曰養寡婦曰養子 空
棺謂之槨有屍謂之柩 孔謂子 拔心曰振振根曰根上 妻父曰婚婿父曰姻 婦女曰姑小兒曰兒 尸
用結息之語注 佛曰 佛文曰別 記今用為合同符契之屬 垂則為鍾仰則為鼎 路史通聲之曰誦
陸于物而熟之曰讀 門是外門雙扇曰具室中之戶隻扇曰偏 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古註
悖字與佛字同音佛梁武帝佞佛乃改悖為倍音宋子京國語正義辨之近人皆讀為倍此與秦始皇改
正月為正平月同

歌奔之奔音甘十三覃韻

析木之析音斯析平聲

十干之戊與茂同音今禮務非見泊宅篇

西域書有駝唇書蒲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鹿葉書犂牛書樹葉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六十

四種見西陽雜俎

董子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從人義從我古叶歌韻

笨粗大貌古書如盆字後聲曰奔去聲 蜀中三峽中水波圓折名曰盤渦盤音旋並見丹鉛錄

圍棋兩無勝敗曰市市綿免二音見表異錄

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注地事也

犒卽也也以舌食也應高說膠西王曰語有之斤糠及米以犬喻言也

未與央未遽央也音義皆與波同漢書尉佗曰何渠不若漢卽渠字句讀法華經作句返又長笛賦云都法于節奏審度于句投投徒翻反落驛卽絡繹見書傳孔氏疏乃希疏之意

方丈僧居也寢室也閤室閤閤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閤內國門也閤也閤也閤也閤于學恩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舌給事也貂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筵席也瑯玕石也簾也六寸筆也葢花也鎗也首荷馬鬣也訓士官祿也

今文移中多用准字卽準字去十也自唐以後皆用準至宋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至今不改亦正讀平聲之類也

笨粗率也去聲晉書豫章太守史瞻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今性理大全刻作盆而以去聲發音

國語曰應劉之應平去二聲皆可用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韵會于蒸部註曰人姓陰時夫韵府于經部註曰人姓非兩用之證乎亦猶枚乘漢書無音子美作人聲枚乘文章古太白又作平聲八月枚乘筆安得是杜而非李是李而非杜乎伍子胥之員讀運亦讀云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聞以令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

睚字從目音押仰目貌漢書五行志萬目睚睚又睚眦小人喜悅貌又瞋睚也又香萃切恚睚睚戾矜

故也又音離離陽縣名又姓 按字典雖音離又音離去聲惟字與音離雖攔二音亦可通讀其水名邑名則專離離星名則專偉萬不可讀也

俗字澗水上衣曰澗據屋不軟曰華華鐵東物曰鑿即掘出汁曰鑿上切草刀曰鋤乳物未結曰鈔鈔

去補不足曰找磁光曰軸又作糖泥坐互曰致五化布列曰摺摺以杖挑鏡曰提屋兩頭曰山即古

許慎說文字九千五百九十三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陸詵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

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陸希聲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家所讀曾不及半

唐孫愐唐韻所收至四萬五千有奇

主臣是皇恩二字之訛寫凡夫 遮莫儘教也

漢之碑記過于通說字家又過于別

庾元成云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同時鄭氏即改之何待少溫漁仲辛泉合溪子才故甫輩乎 說文

漏略李巽岩歎之如直翁伯厚考異所引多非今本

方密之曰說文有唐本別本二種本中有新附今但執鈔本殘書又未淹貫經籍何從知其淵與複乎予

決之曰以其原當因古編而推之備小篆當選致諸篇以補之慶同文當因正韻賤而詳載其源流通此

則無書不可讀而字學之紛然者皆土直矣

風俗通罪字本從自辛秦皇謂暴似皇改作罪

續博物志不可為巨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唐人已有二合之語

唐武宗廟號改政兩火相重之字改談為譚改淡為澹

董仲舒策正次王王次春顏師古注音去聲是讀同政也至秦始皇名正始改讀征

唐官名有率更太子之官屬也歐陽詢當任是職者音與帥同。

鄭漁仲云緩聲爲不律急聲爲筆筆從竹不從草筆音委見釋典草木之初花也無筆音

明太祖卽位後于午門外立一紅牌上書官員說謊者斬訖音荒妄語也俗作誑上聲

爾索嶺索父也南人呼父曰索蓋當時呼嗣侯爲父云亦猶金人之呼岳爺也

楷書程邈所作之隸書也清化帖中有程邈書天得一以清一則昭然無疑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亦云隸書程邈所作字皆真正亦曰眞書東魏大覺寺碑陰題曰韓毅隸書今楷字也誤以八分爲隸者自歐陽公作集古目錄始耳若夫秦隸漢隸卽元謂齊和公時已有隸書此皆爲古隸與程邈所造之隸判不同矣

詩話牝畜母牡畜父朱傳曰飛者雌雄走者牝牡近見魏叔子論曰禽飛高陽物也故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匹曰男女聲亦平仄而陰陽以類從其矣其說之陋也不獨乾坤覆載父母老妪夫妻子女之不必拘于聲音之平仄也卽雌雄牝牡又安得分屬之禽與獸耶詩曰雄狐又曰爾牧來思以雄以雌左氏獲其雄狐易林雄犬夜鳴雄鴈在後木蘭詩雄兔雌兔又書曰牝雞爾雅鷄鵠自爲牝牡是禽獸可易辨也又老子谷神不死是爲元牝人物志草之精秀爲英獸之拔羣爲雄周禮有牡鞠鞠不牡也詩疏曰雄曰虹雌曰霓乘異記龍角浪四削目深鼻豁鱗上壯下殺者雄角驪浪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于腹者雌物類志蜥蜴五色備者雄不備者雌蜩毛順者雄逆者雌蜻蜒身綠色者雌腰碧色者雄鼠矢兩頭尖者雄圓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者雄尾小身大者雌然則雄也雌也殆飛走鱗介之通稱耶况甲子亦有雄雌下支亦分牝牡其類甚廣叔子之論較之安石字義益庸下矣

二十爲廿三十爲卅四十爲卌皆說文本字廿音入二十并也卌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四十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瑯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衆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會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卌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此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見容齋隨筆

副啓與東面初書正字張江陵當國各官避名乃改帖紅簽易代之後翰林拜前監猶用紅簽近則御史中書初拜前監亦不敢書正字

沈歸愚宗伯每云中興之中讀去聲中酒之中讀平聲引杜詩萬里傷心嚴謹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及臣今時復一中之等句爲證其言近似有理亦本王敦美錢虞山之言予謂鑿詞易之與也其于中古乎難作去聲杜詩用中興字亦多矣咏懷百韻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送李判官云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云神龜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唐人詩作平聲用者更多亦不必作去聲至中酒頻言病酒耳病酒則與中風中寒之中無殊樊噲傳軍士中酒註竹仲反齊己詩穠低似中陶潛酒亦作去聲張華博物志云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白瀉卽愈亦難作平聲又梅聖俞宣州雜詩一過驛山畔常懷路中丞中丞之中亦作仄用若執此一詩爲據謂中丞必不可作平聲可乎

廣陵散琴曲名與操弄序引等而應與劉劭云聽廣陵之新散作平聲杜詩到此應當宿相留可判年又續飲久判平人共醉先判一飲醉如泥皆平聲應字作平聲與宜同義作去聲乃感應之應而杜詩刺史執侯貴郎官列宿應又作平他如白香山四十著緋軍司去馬一爲軍司去馬銀含鑿落盡金屑罷入

舊體四柱不是琵琶聲況對東溪野樵入杞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入離燭淚粘盤累蒲入蜀燕姬酌
蒲入蜀仁鳳扇平道路陰雨音去閭闔元微之微俸封入魚租一生常苦節三省詎行怪音通洞照失明
鑒平韓昌黎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防上前輩只嘲評去李義山筆末去將飄枕又琉璃冰去酒缸陸魯
望海客施明珠湘糴料平淨食洪洪盤州集詩園池如此休言小但放易難免行但字自注平聲又徐
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慙意看但亦平聲王景文詩直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曰我字務
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抑了此類甚多不可殫述古人未嘗迫後人以必從後人又何可執古人偶用
之一說以自拘耶

体益上聲章賢傳舊唐書注都木切補注改体爲體誤矣通雅輓車之夫曰体

兼明記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爲念北人不爲之避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今婦女表狀稱臣妾非也見江隣幾稟志

隋志張揖古今字詁三卷難字誤字各一卷梅魏天和中爲博士周氏禮字解詁四卷晉呂忱字林七卷
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晉王延文字首七卷何承天纂文三卷戴規辨字一卷阮孝緒文字集略六卷左校
令李登聲類十卷

潘岳西征賦殞吳嗣于局下義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勸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阻善而勸
惡今稱錯之錯皆作措音何所本耶

清文對音七字乃歌賦支微齊魚虞七韵之音實聲氣之元萬賴所從出能生諸部而不爲諸部所生能
切諸部而不爲諸部所切宜列爲韻首以明天地元音更唱迭和以繼無窮之變如十一律之有黃鐘班
固所謂生他律而不爲他律役者也 字頭中又以阿厄衣窩烏五字喉聲爲主凡聲皆出于喉傳于鼻

唇齒之間而又收聲于喉

書貴宋版者點畫無訛鐫刻精好宋版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紙古色而極雅不生蛙經水不墨不漲所以可貴

錢功甫藏書極富牧翁過從吳中必至功甫齋中暇餽餅餌對竟日一日功甫與牧翁云吾老矣藏書多人聞罕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當轉就公所借他年以題藏事累公藉此爲償傳何如牧翁質明卽往其意色口嘿竟不復踐宿諾其後竟爲雲門散矣牧翁嘗言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卽荃翁所云道君在五國城作從權場中來者功甫以此書不知所歸

麻城甘右泉總近來刊刻之繁頗動祖福之難作爲長歌痛快絕倫可爲救時良方外亦有太過滿子麟云經史昭垂非惟不可焚亦不能焚惟古今文集祇存百之一詩賦存千之一凡經典道錄語錄詞曲時文盡數付之一炬至于小說淫詞不足與于此數也

趙承旨家宋蔡前後漢書紅爲羅紋字類歐陽率更王弼州得之太宰陸水邨竟家前有松雪小像紫衣紗帽神采如生弼州亦作一像于後後牧齋以千二百金購之新安賈人復售于四明謝象三牧齋常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此書後歸新鄉張坦公司馬唐中有人攜至京中索價甚高梁岩大司馬酬以五百金不售後不知所歸云趙承旨書跋云紫書藏書良非易事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掩牋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衣刺隨隨修飾開隨掩後之得書者敬奉贈此法

明初太祖築室後湖以藏天下黃冊問入觀者凡曰宜作何向一老對宜東西向早晚日色取曬庶無潮濕太祖喜問何姓對姓毛上曰汝言良是令汝守之俾無鼠遂活埋室中取毛貓音微似也後其地果

無風耗

陳元孚讀書法生則莫讀全語句熟則急讀全遍數緊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記背誦既倦不妨少住如此方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唐杜溫家藏書不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賢及僧人爲不孝竊誠不可借人何妨亦自示不廣矣

張耐岐云壓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過意所喜好卽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改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到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以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攻困學要訣予苦讀書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暮過憶舊所披覽已無一字下筆寫索徒有悵悵見少年有志者數述此語之不惟自慙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琳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一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入卽中下資已無不嫻熟矣

姜西溟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經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聖制十六學詩書誦三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三十二萬言凡此皆已

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百十六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三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得二百零三言耳輩中人稱下之課也

宋吳淑撰事類賦聲韻釋義子多愛誦之錫山華氏憶其篇目不備爲補遺若干卷今世初學之士幕下之賓三家村中幾于人有其書按計甫草嘗言廣陵史子仁以名家子勤苦博覽羣書踵吳氏之舊而增廓之更爲後編粲然大備不知今所傳者即其本耶抑別有藏編耶

徐健庵作葉石君傳云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處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雪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濟園之沒亦多散失惟天一閣尚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度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亦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傳傳是樓書目殆非實有是書耶

司書有鬼名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則不蠹見致虛雜俎

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中雖裨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後近則錢遵王書目亦有水滸傳明時文華殿書目亦有三國志通俗演義

道書曰蓋簡佛經曰貝文見表異錄道書以一卷爲一頁音周與軸同陶九成說邪用之今北方人皆讀軸爲周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容齋隨筆史繩祖容齋佔畢用之近代效者益夥佛典又謂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轉縛古銅字亦借爲卷字意今人尙無效者縛字最古始左傳

梅村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時酒話生平家近湖山遊日域不放當年清秘閣亂離踪跡似雲林予按毛生篆刻最多得初札輩交相瞻顧價甚昂其寶所刊特闢富勒訂尚未精工晉家藏舊本亦

夥或云王駙馬以金錢贖之去其版多在昆明駙馬者平西靖也爾時江南藏書昆陵駙馬一代文獻

鄧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立購舊本與鳳洲家藏以書目相較各鈔所未見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

爲第一又晉江黃氏俞邵之知人海編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南千頃樓中聚書七萬餘卷千頃樓藏書

作記改李作序他若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朱竹垞檢討撰經

籍存亡考亦得力于數家因歎古今藏籍自秦以後大厄凡十二歷代書籍之富莫過於隋而兵火之災

更毒于秦火明代藏書周晉二府浙宗江王胡元瑞朱雲龍焦弱侯錢淑賓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

無復子遺好古者所爲三太息也予家傳書無秘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零一披覽茫

若烟海汗青無日類毛種種白矣

遵王爲牧齋族係絳雲燬後牧翁盡以所餘宋槧本付遵王述古堂宋版書跋是也遵王又自作也是圖

書日後遵王盡歸之泰興季氏後又歸崑山徐氏果亭澹林堂不及原一傳是樓近日吳門蔣氏江都馬

氏各搜得數種

陸文裕曰我朝秘閣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尙有數部正德

間梁厚齋在內閣按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放逸于外劉若愚曰內府有板之書藏于

內庫板藏于經廠司印監提督學之萬歷中多爲匠夫廚役盜出貨賣拓黃之軼公然羅列于市肆中矣

藏書者貴宋刻大都書寬肥瘦有則佳者絕有歐柳錄集紙質勻潔墨色清純爲可愛玩若夫格用單邊

間多諱字亦辨證之一端然非考據要訣也凡評書次第紙白板新棉紙爲佳活襯竹紙次之糊背批點

者不書可也

揮麈餘話母邱儉貧賤時借文選于交游間有難色自言異日身貴當鑲板以行後仕蜀至宰相遂刊之

陶岳五代史補亦載其事今毛刻五代史補無此按十國春秋蜀母昭裔傳請後主鑄板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母昭裔爲母邱儉耳母邱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者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白洛城焚印本漸成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雕像遺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凡木刻字合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韋虞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三十卷名曰流別集隋志總集類文章流別一百七部二千二百十三卷謝浞流別本十三卷孔廣森流別三卷自劉子政有別錄歟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言各種分別也

唐志類事之書始于皇覽 通考類事之書始于梁元帝同姓名錄吳氏亦云齊梁喜徵事類書當起于此時 魏志劉劭傳黃初中受詔集羣書以類相從號皇覽

梨洲先生言藏書難或藏而不能讀讀而不能文章是三者尤難古來文士不乏拘兔園數冊修飾成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家亦不乏兼此並者綿綿牙籤爭長于名畫奇器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能讀乎近世以博洽名者如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馳書簏之誚臬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止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則楊升菴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耀日誠閱世之厚者也

魏和公寄子書云汝曾坐書屋中讀書要當于古人有發明其最上者能辨古人之謬勿使終陷墨兵或考殿閣謬或從章句外有洗發其本在于精心研討乃開疑境疑乃生悟疑悟相環轉不休益乃無窮于是博學詳搜以實之又勿偏喜立異以取妄謬也吾偶閱昔人書及吾偶有見便錄一二以寄汝史記衛傳侯已葬其伯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傳侯羨自殺孔穎達亦謂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美其逆取

順守豈有殺逆之惡而順守可蓋且稱睿聖乎按鮑昶詩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使武公果有奪上襲政之事胡不云共伯被弑而云早死乎又按詩紀云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敵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是其伯之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早死而始妻乎學者于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歛則脫之若謂僖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髮矣安得謂之髮彼兩語平其謬深矣洪景廬云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本末甚詳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一月立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卽位之始便成烝亂而僖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許同母證兄壽又能代爲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紫陽綱目書恭人夫揭雄死蓋舉褚淵遺所未言加者而加之按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穆姑敗元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水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水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而延于莽年者妄也雄卽縣人卽人簡紹芳辨證尤悉引桓譚新語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水始四年去莽篡尚遠劇奉美新或出于谷子雲然老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曰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水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解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豈止三世哉又潛居錄謂雄賣文自贖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平其怨家取法言爲哀帝云云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胡邦衡上高宗封事極詆王倫狎邪小人無故誘致金使以招諭江南爲名議論斬斬爲中興奏議第一然考宋史倫爲宣力其勸使金有守貞之節不屈而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短壽之說後世皆爲漢文帝作俑然觀宰我問孔子滕文公問孟子則春秋戰國時已不行三年喪矣班固漢書云易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不干

涉故繫辭傳果畢庖犧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揚子靈曰必繫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當得其寔綱目不能無誤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喝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賜死乃喝字訛耳綱目乃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又如郭威弒二君綱目于隱帝書殺于湘陰王書弒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書法豈宜如此又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婢古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取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以爲昏惑之昏也程正敏云世傳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最爲工切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予以史考之灝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癸疾卒年四十二子因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其妄不待攻也然吾閱灝本傳明書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爲二十年則灝之狀元及第當在七十二歲而正敏博學多聞宜必有據豈吾所閱之本訛四字爲九字耶然傳稱灝美風姿強力少疾又似方壯之年不必稱者要其八十二之狀元皆妄也侯博物君子更老訂之讀書治不易哉葉少蓮云蘇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也子瞻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于卷冊其所書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歐陽作明允墓志但言人號老蘇面不言其自號老泉葉蘇同時當不謬也唐時黃蘗禪師白兒諱王詢云猿初生皆黑而雄至老轉黑爲黃漬去其勢與靈即轉雄爲雌遂與黑交而孕又數百歲方變爲白爾泰山有五松秦始皇登封爲五大夫五大夫秦賞功第九爵也後人稱五松大夫謬矣朱文公家譜載所謂老亭者其鄰人某既葬其老作亭于山半以望其墓向公索其公卽以考亭顏之復爲詩使懸之亭上其老亭與公何與予編簡公集公既未嘗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乃曰朱考亭

何世禮記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往往書人諱某是明以死與人而受者安之反以稱名某者爲嫌曾見人作婚聯用東萊博議爲新婦事謂呂伯恭初婚經月不出皆以爲溺也而博議成伯恭自序言與生徒講論成此書事最明白乃讀書者亦競用之今人齒冷春秋秦晉世爲婚姻而世對于戈今人甫聯姻則仇讐漸開嫌隙無已用秦晉之好語最是的切耳史記韓子遯而多智時人號爲智義又杜預亦有類解知幾今人以知幾作稱美強加人以類矣今人自書某地某人必用先代名以爲雅異夫郡邑一代有一代之名稱一人有一人之名也假如宋人自稱唐人唐人自稱秦漢人可乎昔王公侯伯列國志題曰姑蘇志其師甫見其標題輒而曰不通不通曰今是蘇州不是姑蘇王公翼然即改正之者悅各星野記云客星有曰周伯曰孝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災凶後漢大文志客星居野光武崩應之于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也且犯常之禁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野一事亦可稱其災患歟此論特佳宣和間劉季高侍郎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安若無人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于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盡白爲一簡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乃知廣衆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即妄誕之能禁其不傳否有盛名于世者未可以輕毀祇自取辱此汝曹所當戒慎和公此論大都拾人牙後慧以教兒曹亦可聞其駁證故錄之

周平園跋文苑英華云臣伏睹太宗皇帝既得諸國圖書聚名士于朝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二書闕獨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蓋所集止唐文近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尙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張九齡李翱文世猶罕見故修書官于柳宗元白居易韓愈李商隱羅隱或全卷收入當眞宗朝姚鉉詮擇十一號唐文粹出簡

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影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況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于世則宜臣事孝宗
皇帝聖諭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帝乃詔館閣裏集皇朝文獻臣因及英華雖秘閣有
本然舛誤不可讀俄聞傳旨以入選經乙覽時御前置校正書一二十員皆書生稍習文墨者月給資
錢兩數歲補進武校尉既得此爲課程往往妄加添注結寫舛附付之秘閣後世將遂爲定本臣過計有
三不可國初文編雖寫本然校讎頗精後來流學改易浸失本旨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一也
凡屬諱未就止當開筆而校正者于賦中以商爲殷以洪易宏或值押韻全韻隨之至于唐諱及本朝諱
存改不定二也元缺一句或二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爲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疵類
三也頃竊思判師范仲華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編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缺之凡經史子集
傳註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藥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惟是元修書歷年多非出一手
幾歷重複首尾衡決一詩或析爲三三詩或合爲一姓名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多用眞字非
讀秦晉正義安知今日之云字乃眞字之省文以幾非對舜榮非讀本草註安知其爲菖蒲又如切礎之
礎馳驅之驅掛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側音而流俗改切礎爲效課以駐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
今皆正之詳註逐篇之下不復徧舉始創于嘉泰改元春至四年秋訖工蓋欲流傳斯世廣熙陵右文之
盛彰阜陵好幹之優老臣發端之志深懼求者之莫知其由故列與國至雍熙成書歲月而述證誤本末
如此缺疑尙多謹俟來哲

明以祖先命解縉等修文獻大成後命胡廣王洪因之編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
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見類精簡中宏治中命重抄一部藏于文樓嘉靖中火亟救得免復命
儒生摹抄至隆慶元年始竟神宗時三殿火書多散佚

明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敬請刻書謂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廡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而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支鑲板通行談何易耶沈景倩謂祖宗以來書在文淵閣宋板居大半其地居瀟湘又制度卑隘應購晉閣白晝亦須列炬故油閫其難舉管俱應之典籍盜市利實繁有徒歷朝所失已強半正德十年乙亥命中書胡熙典繕刻倣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繼先又竊取其精者向來傳聞楊升菴因父在閣潛入竊取後嗣皇即位言及閣書云記得俱爲四川姓楊的官兒取去二說雖未知孰是而風影究有自也至神宗以後十亡其八矣

茶餘客話卷十七

書五

山陽阮葵生著

上命重鐫清化閣帖發內府藏本三種選工臨摹上石金匱司農遂加校奏云查清化閣帖十卷昔人稱其精神完足撫勒逼古爲名家法帖之冠自大觀太清樓以下諸帖皆所不及 上嘉惠藝林重鐫古帖俾操觚家知所津逮自應以清化帖爲準按宋太宗初刻閣帖令待詔人王著詮次著工于書法而未能貫通古今鈎摹雖善排次多訛秦觀米芾黃長寶諸人校訂其失敗見評論者不一而足如禹書不先諸帝司馬攸不列諸王晉武帝以孫而先祖等類此皆義例之失當者也梁武梁高別爲二人王羲首失首字庾亮元規沈嘉長茂名字各采其一等類此皆列名之失當者也宋僖唐臣而次于斯邈陳達晉人而係以陳朝張芝得崔法而位置在崔瓌前李邕薛稷皆初唐而位置在柳公權後等類此皆時代之失當者也呈象諸人則系銜懸鑒諸人固系地張芝諸人官里皆從其闕等類此皆標題之失當者也文皇敕內不應有文叔之稱大令帖中不應有仁祖之字等類此皆鑒別之失當者也大約全帖序次多有不倫第五卷尤爲繁複今既重加鐫較自應逐條訂正首列帝王次及諸家字畫卷數仍其舊卷中概以時代詮次名字之上各詳爵里其彼此舛訛確有證據者悉從改正謹編列加簽識語辨正於古學書法均有裨益云云

憲皇帝跋清化閣帖云此帖乃四十年前爲直隸巡撫崔澄購得以畀其甥法海計藏于佟氏者三十八年矣今以藏本進覽紙墨潤潔神氣宛然真初拓之佳者共二十冊與外間流傳本迥殊又 仁廟跋本乃宋太宗賜翰林學士畢士安者所謂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方得拜賜正是本也漢晉而後書法神理藉以留一綫賴有此耳予在內廷獲睹二本每一披玩輒爲神洽同年陸燿青來臨之久而盡

按其稿本語余云愈看愈難噫知言哉

歐陽叔弼謂東坡書似李北海坡言亦自覺如此不知似在何處

李實君跋書一則云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晉隸所書耳梁武帝勅臣下書疏皆用行狎筆自書惟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經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尚也竹雨弟屢邀余作楷字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經以冷其意然此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鈎蠶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處褚隔雲泥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法 世祖愛歐陽詢書壬辰鄭忠倫戊戌孫承恩皆法歐書 聖祖工二王法已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申汪繹皆法黃庭樂毅論者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 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辛忠翁自跋月賦後云文衡山先生八十一歲蠅頭書更精謹勝于八十年復一年益趨纖細至有不可讀者王方平見麻姑以丹砂作戲曰姑故年少習了不復校檢變化也吾有題畫詩云少年多校檢老來漸紛披氣韻從何得心無贊毀時又不用文先生法此思翁之又一進境也

徐壇長云近書家推三人姜蕙間陳香泉何義門姜學晉人用筆蘊藉吮肩不露結縛亦高雅不踏時蹊惟筆筆拆開看有未足處陳知用筆點畫有功只好古字反墜河北樓裘氣又從襄陽入手任 晉唐胎白露更覺可嫌何臨仿唐人熟甚實得古人筆法只自己面目稍重塌著筆描字不是提著筆寫字又云遲以取妍速以取動先必爲速然後能遲白石語也殊欠分明既言三折則初學便須遲遲遲遲然然後始可速也如一點與畫相應兩點自相應三點一起一帶一應之類如何可速若執筆欲緊遲筆欲活不指遲而腕遲手不知遲腕不知執皆古人定法不可易者

高四國鳳輪能左手書大抵狂草耳不可入規繩向見張涇南司寇墜馬傷右臂時折時方奉勅書落葉
倡和詩遂用左手書作小楷凝厚纏綿無一筆呆滯真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贈以詩云騷馬天街一蹶
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五擊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擲石早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截
渾難補天遺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

予自七八歲即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問罔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幸四海友朋諒之未有以
此相督者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子云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
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
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荊公病云云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赤汗流惶恐數日至是稍稍寫楷書久之故
態復萌

古來好雄多工書如李斯趙高曾操鍾會劉曜王敦桓溫劉裕劉毅桓元都超朱溫下至盜賊亦有之梁
虞和論書表云盧循素善尺牘尤珍百重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劉賊乃亦嫻此真可怪也楊升菴謂朱文
公書法出于曹操操書行世者甚少惟賀捷表元時尙有文公所學必此按劉恭父學顏魯公書鹿脯帖
文公以時代太近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果學操也

王搏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得館京兆思有以報之曰長安多碑篆高文顧悉見之拱至分遺更督
匠募打深林遠谷無不搜剔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分隸爲琉璃集一百卷先是拱訪求時毀垣穿塚踐
田害禾深爲民害聞者輒私號文公文字踏毀碑石或爲社磔吊磔宋元祐間韓玉汝師長安修石橋督責甚
急民迫期限率磨碑石以應景祐時奉太后意建廟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關中之碑經此數厄所存亦
寡矣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碑碣所鑿明初開封建

城盡取相國寺碑燒灰燕京舊碑多爲中貴取置神道或重修廟宇改勒新文亦金石之屯會也

趙子昂精書判字訣歌跋云世有判書訣本非善書者所作故多謬然學便于誦習兼其間亦有可取者戲書一過以示子久

聞帖有不可解者五先以帝王而禹列五卷首漢章帝而書用周侍郎千文收聖人書而列于諸家次以名臣而碩儒高士黃冠緇衣閨門皆入其中出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擇善手書之而收及廢木大王中多許書米海岳黃長睿辨之吳季子碑陳仲醇謂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卽云殷仲恭摸搨亦不應寫失真見山陰章大東後甲集

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墓銘皆其遺跡是唐人亦以瘞鶴爲隱居書當必有據

凡欲觀古帖先觀字法刻手次觀搨法紙墨色澤若不體識字法刻手書其墨氣可矣色堅如漆手搨不得者與古也微味之而猶指染黑者便探耳

凡帖以北紙北墨爲佳北紙用豎藤其質鬆而厚不甚滑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又北用松烟墨色清談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縐非夾沙作蠟翅搨也凡北碑皆然南紙紙質易滑

墨用烟和蠟爲之乃色純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紙墨之辨也

清化閣帖雖爲黃米培擊而今之書家莫不祖之其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而無銀錠紋者初搨也絕不易得有銀錠紋者有墨濃墨淡之分而墨濃者費勝總之價不下百千故臨江泉酒者磨也元美以絳爲

清化嫡子太清樓爲介弟

宋昌蘭亭定武本有五未損本初搨也損本彭紹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定武本闕行古刻也復州

鐫損本真定武本重摹也鑒家當辨以心目損本謂流希右天五字損也

王氏談錄謂右軍有撥釐法短卽馬銜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銜也又足踏馬銜淺則易出大抵執筆宜

在指尖耳廣川書跋云鄭融問撥鐙于懷素素曰如並乘繩不相犯近代詩人多作平聲用

李北海書爲李唐巨擘而新唐書本傳中一字未詳亦過畧矣

六研齋隨筆云成化中有士人白麟專以仿壯之筆恣爲野蕪米三家僞蹟入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模之態往往信爲眞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記艸書卽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作

南碑刻淺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書法自蔡中郎後衍有三支一由韋誕以及鍾繇繇傳于會與宋翼一由張芝以及衛覲衛恒此其二派也其一則由女瑗傳于衛夫人而王曠學焉右軍又學于曠而傳于獻之邈及羊欣王僧虔蕭子雲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以至張旭嗣後如顏真卿李陽冰徐浩郭彤皆受于旭者也徐璠皇甫閱又受于浩者也懷素柳公權又受于彤者也劉禹錫楊鉞厚又受于閱者也邈傳邈衍以至于宋之崔鉉其授受皆可考惟蔡襄毅然特起不假師承可謂開世豪傑之士其他歐陽修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子昂俱宋元名家而初無常師云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之尤長于章草爲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皆習其書長慶以來柳公權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公權與族孫瑒同在翰林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

欲觀古書法當澄心定慮勿以粗心浮氣乘先觀用筆結構精神照應次觀人爲天巧眞爭倣作眞僞已得其六七矣次取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而眞僞能逃吾鑒中矣或得其結構而不得其鋒鉞者模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或雙鈎形跡猶存或無精采神氣此又不離辨者也又古人用墨無輪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僞作墨

浮面易辨

書與土不同還有離合一幅之中而好醜互見書法如禪是則都是非則都非是非之聞聞不容疑是者雖種種互礙其妙道也非者雖佛言祖語皆糟粕也

宋射陵書一時名所著書法約言頗得古人神髓後來香泉壇長補之湘帆輩紛紛論辨莫不及也今摘錄其要求之有餘師矣學書之法在乎一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

運而以腕運雖非運而以心運右軍云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不虛發今人好瀆偏因任筆爲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于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

魏之堂乎凡運筆有起止一筆一止有緩急緩以會心急以取勢有映帶映帶以連脈絡有回環即無往不收之意有輕重輕用過度轉用過

按國有轉折如用歸內直外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板實
 有虛實如指用實而小書用虛而大書
 用虛如射用實而大書

用建大則有偏正偶用偏鈔亦以取勢然正鈔不可使其筆低方無王羲之病有藏鋒有露鋒露鋒以出其氣不結以慎其神藏鋒以包其氣不結以慎其神

餘用筆須如太
即無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皆可意爲之自此用力到沉

著痛快處方能攻古人之神若一味仿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脫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

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姿而相忘則神之所託也

初作字不必多費紙墨取古渴善本細玩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

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再學再思再忘再校始得其一二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橫

以據其最絕在執筭有法運筭得宜要之四指亦無定法熟則巧生又翁拙多于巧而後巧巧生為務采

筆力從腕中來則幾矣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鋒在掌之中則左右進游舒暢俱稱揮筆

如物思破陶不可不泥如坐臥行走各極其安如魚蛇入水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退勞作者

主後作者爲實必資主相顧起伏相承疎取風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過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內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外法取乎輕健骨肉調勻血脉貫通疎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來肉多骨微謂之墨猪骨多肉微謂之枯藤書必先生後熟既熟而後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凡書成宜自觀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于小節其體生疑迷于筆先惑于腕下不能書矣

凡作楷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大小繁簡長短廣狹不得概使平直如算子狀但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于筆畫之間而過其意趣使筆筆著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其自然乃爲有法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骨涵于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意外之想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傾散無神若太密恐涉于俗作小楷易局促務令開闊有大字體段易于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者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專務嚴整歐顏諸家宜于朝廟詰勅若論其常當資鍾王及虞皆東方朔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輪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凡作書要布置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于運筆真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于後漢劉德昇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卽眞者之少縱也如雲行水流澹澹間出非真非野離方遒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疎映帶安雅筋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令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凝重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失勢布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託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變要之強梁非勇柔弱非和若優

遊中實剛勁志前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別總取法右軍漢帖懷仁聖教序大令鄒陽鴨頭大劉道士鵝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漢興有艸書徐僊謂張芝作草草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實草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艸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脉貫通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後衛瓘則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顓懷素皆研艸聖顓喜肥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其骨肉相間如印泥劃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艸書時用側鋒則神奇出焉逸少嘗云作艸令其筆開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腕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託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枯又須接鋒取興無常則也然艸書貴通暢下筆易于疾時須令稍緩緩以儆古疾以出奇或飲東相抱或接雲四垂或除森而高舉或脫落而空之致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懸于顧母種種筆法如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聯翩醉狂顛伏各盡意態若行行書則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斷無結如遊絲一片乃不替者之大病也古人見蛇歸與搏夫爭道而悟艸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舞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可見艸體無定必以古人爲法而後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生悟于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我立法也 凡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如企鳥時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得耳

以上續錄
書法約言

蔣湘帆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王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 御覽恩賜國子學正衛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于在內廷猶見之

學書諱丙日以倉頡丙日死也見論衡譏日篇

東坡戲山谷曰魯直字清勁而筆勢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字不敢輕譏然間覺褊淺其似石壓

刻以深溝爲力以不溢爲巧若瘦硬之書過工巧之刻著意搨墨必陷入溝道紙質已寬裝潢時加意

熨帖益更癯肥其失真面目不待見而後知故于石刻觀古人書猶管窺耳而敢肆雌黃乎

顧魯公爭座帖坐次帖藥所稱右僕射蓋郭英父也魚開府卽魚朝恩也英父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

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殿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父爲陝西

軍始意與朝恩其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變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

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肆觀其居成均大司成之位昇座講易鼎覆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

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父者甚至使英父佩服其言

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卽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

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

五

錄二十文扁書一具三十文單條草書每幅五文紙色不佳或薄或厚者不許混送昔山陰饒口自稱羽人之鵠前陽希竟驅騷友之婢我悉貸除以潤汝輩汝輩既居庸栗尤甚之備應修支楮泓穎之職格供乃事勿橫索也已巳閏月示 此竹懶初脫京塵乍親林影日長無事曲徇交知作此游戲轉略年來眼暗與額一意以納息爲務鋪席將收招牌可揭僮輩其各聚犁鋤助我龍園勿深仗毛錐子也癸酉小雪後一日懶翁再題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翬蘆原祁常熟王石谷最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愈第進士官侍郎顯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軒阮亭前後導揚官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九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畫古今名畫下筆俱有存處得解大家尊古看畫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賈似道鑒賞書畫有印章云賢者而後樂此見雲煙過眼錄

宋於潛令四明樓璘作耕織圖以獻思陵每圖各繫五言八句詩余在內廷得見其真蹟詩皆小篆書

仁廟時刻耕織圖四十六幅係焦秉貞畫 萬壽聖典二卷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字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璽

宋漫堂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不如士大夫看銅玉器士大夫不如經紀太宰自謂看字畫雖深夜黑暗處聞其氣味慕其經紀即知真贋每至人家立院落中遙望堂畫即辨某人手筆作論畫絕句云眞贋何須苦辨之邪夫人至尹能知夜無燈火分明在此語雖誇理未奇朱竹垞亦有論畫絕句往時在都門作三書詩蘇湖戲畫錢州戲書松江大筆畫也又漳州戲畫與紙爲之一經一緯石印設色

無異絲綉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孕蠶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名字蠶亦可詠近見宋繡大軸精深
妙超諸品之上矣

王元美曰蠶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神去千年純矣

馬士英暨金陵人家有者尙多後因漸其爲人遂改爲妓女馮玉瑛實無其人也聊就字形改之然則權
相不及一媚女也可畏可畏

徐陵與周宏謫書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降盈虛盡軒皇之口勢又逢蓬華亭賦歸平生風之廣廈兮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
素肘註云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年忘老張平子詩明鏡巾
粉卸設圖衾枕張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考後漢書廣川王坐璽屋爲男女交置酒令姊妹飲事廢漢
時發塚毀墳畫壁皆作男女交狀且有及男色者後則煬帝銅屏高宗鏡殿皆宋人春宵秘戲圖藍本也
明隆慶御覽磁器亦多繪此式當時唐寅仇英畫手特工近日推大同馬和昇字聖治太倉王式字無倪
歛縣羅龍字錫三其他粗黠不足觀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
對對鴛鴦浴錦波元人馮海粟題熙陵幸小周后圖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
起御園紅紫滿龍堆慘和慘絕

羅龍背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嫁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六朝唐宋人無
入簡咏者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追勝
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也

董宗伯謂燈下作燈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

論衡有頌篇云宣帝之書圖漢列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祖父不賢故不畫圖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遠橋約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在曳泉流灑落雲煙出沒野迤邐回松偃龍蛇竹藏鳳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脉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餅中所插飛鳥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迥然筆機毫模糊錯雜橋約作斷形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角浮水面水源無來路凡此數病雖不知名定是俗筆舉此以觀畫亦不大失眼矣

以上所云止是細目其大綱一言以蔽之曰觀其神

畫學不以時代爲限各自成佛作祖書法則不然六朝不及晉魏宋元愈不及六朝與唐故畫畫上自顧陸張吳下及伯虎徵仲皆爲偉觀而書畫遠求上古可也

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如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郭忠恕馬和之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王弼州嘗言沈啟南於宋元名手一一能變出化入俱可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

李中麓開先太常章邱人收藏甚富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堉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弼州與之善嘗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無一佳者中麓謂文進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爲定論 畫品畧云戴文進如王斗精神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毅加於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雪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早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儿上石蒼清其物雖微玉盤盂盛之可中唐六如如寶蘭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證焉

畫國自鄧所南趙彝齋管仲姬後相繼而起者代不乏人然分爲二派文人寄興則放逸之氣見於筆端閨秀傳神則幽閒之姿浮於紙上各臻其妙趙春谷及仲穆以家法相傳楊補之與湯淑雅則甥舅媲美楊維幹與彝齋同時皆號子固俱善畫蘭不相上下以及明季張靜之項子京吳秋林周公遐蔡景明陳古北杜子經蔣冷生陸包山何仲雅輩墨出衆香硯滋九畹極一時之盛管仲姬之後女流爭爲效顰至明季馬湘蘭薛素素徐翻翻楊宛若皆以煙花麗質繪及幽芳雖令湘畹蒙羞然亦超脫不凡不與衆芳爲伍矣錄畫法源流一則

元僧覺隱曰當以喜氣寫蘭怒氣寫竹畫家推爲名言余謂眞皮相耳未可以知畫許之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眞最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耳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輩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尙爾况其他乎

蘇頌嘗言所貴于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眞者吾行都邑所見人物皆吾輩所不見者獨鬼神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石氏畫菴記子由博雅通人不應謬誕至此當是後人假託之語

鍾嗣成作錄鬼簿載其相知工詞曲者稱黃子久乃陸神童之次弟在姑蘇琴川子游巷居幼時螟蛉溫州黃氏因而嗣焉其父年九旬時方嗣見子久曰黃公望子久矣先充浙西憲令以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後在京爲權豪所中改號一峯原居松江以下衛閒居目今衆人間事易姓名爲苦行淨堅又號大癡翁公望學問不待文飾至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下至薄技小藝無所不能詞曲落筆卽成人皆師尊之尤能作畫

江南人家以有無雲林畫分雅俗宋漫堂詩云俗韻吾知免水言高士晤題倪畫也

太平清話一則云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

施愚山在山陰得陳章侯白描羅漢其徒陸薪山見之驚曰吾師絕筆也師作人物設色綴染某皆能從耳惟振筆白描無粉本自頂至踵衣褶盤旋數丈一筆寫成不稍停頓有遊鯉獨運乘風萬里之勢章侯性癖簡狎遊之時一杯在手畫無吝色若意不可雖強有力啖以金帛不可得頗似郭恕先遇岐亭富人時也

施愚山云董思白陳眉公以詞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臨歿索婦人紅衫絳襦爲服陳年八十三將逝之前辟穀數日盛爲詩歌以書別親友仍題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三十年臨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世魚躍鸞飛鄭筆而終陳臥子少時眉公極獎許而臥子不甚服晚乃心折爲作徵君誄

凡法書名畫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將收入窄小匣中鎖閉其匣以杉板爲之內勿添油糊紙可免漏氣以紙糊四周勿令

通氣庶不至霉白過此二候宜置臥室使近人氣置高閣俾遠地氣乃佳又書畫帖平時十餘日一展玩微見風日不至久卷作蠶琴則盛以錦囊掛板壁透氣處勿近牆壁風露日色收藏得法過人遠矣

展玩書畫有五不可燈下雨天酒後俗子婦女也

宣和明昌二帝題簽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見湯允諤雲煙過眼續錄

用麵搭作掌大塊入椒鹽蠟等末用水煮俟麵浮起爲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黝黑

又法用白芨爲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腐取出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

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元絹與宋絹相似而稍不勻淨三等絹雖歷世久近不同然皆絲性前歲受糊

既多無復堅韌以指微跑則絹素如灰堆起經百破酥鮮明嗅之自有一股古香非若偽造者以藥水染成無論指跑絲絲露白即刀刮亦不成灰嗅之亦不雅也碎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袖裂耳其裂亦似魚口橫聯數絲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指亦蘇不可偽作偽作者刀刮指甲盡開絲縷直仍依然作毛起指堅韌不斷也此望而可辨者

登不重絹素唐宋人重登是絹素上作紙者絕少不可一登不登蹟不重研光粉澤紙神易脫故也

造紙始于蔡倫有網紙穀紙麻紙徒成其名而已晉有子色紙側理紙一名水苔紙胸紙日本有松皮紙

大秦有蜜香紙一名香文紙微褐色如魚子極香而堅高麗有蠻紙扶桑國有波皮紙江南有竹紙楮皮紙熟軟凝霜紙

浙中有麥精稻程紙吳有山拳紙湖溪小等月面紋紙唐有短白簾硬黃紙粉蠟紙布紙藤角紙麻紙

有黃白桑皮紙桑根紙雞林紙苦紙建中女兒青紙卯紙一名卯品異滑如淨面蠟至多更非善書者不取用李後主有會府紙

長二丈闊一丈陶穀家翻陽白長如南唐有澄心堂紙唐如明膜堅潔如玉細宋有張永自造紙益向方厚如新布數重

不藤白紙研光小木紙蠟黃紙經箋有金紫山轉輪二種白經箋白紙白玉版紙蠟黃紙元有黃麻紙鉛山

紙常山紙英山紙上虞紙皆可傳之百世明時大內白箋堅黑如板兩面研光潔白如玉磁青紙高麗紙皮紙新安玉

牌乃紙細堅白小幅不用粉造以潔白利川連榜觀音殿紙紙皆可珍者也

真古紙色淡而勻淨無雜漬斜紋縐裂若一軸而破後加新甚眾燕紙煙色或上深下淺或前深後淺真

古紙其表故色其裏必新墜水浸紙表裏俱透真古紙試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堅而不裂厚者糊

重紙脫反破碎其學偽古紙薄者即製厚者性堅韌不斷其不同皆可辨

王右軍守會稽謝公乞箋紙庫中有九萬版悉與之杜暹為婺州參軍吏以紙萬番贖受百番張華博物

志賜側理紙百番集賢院學士大府供紙五千番陳後主供智者蕤紙一障今人以折成頁子者謂之版

其大者謂之番百張謂之刀五百謂之大刀又造紙謂之抄

蔡京八字丁亥壬辰辛亥生歷中後六十年至大觀改元丁亥東都有鄭氏貨粉者以正月初五日亥時生子八字與京同人皆異之後年十八醉騎馬墮金匣遂死命之理微有定論哉

德清蔡文公精于平之學一日史曹司先生過訪蔡告以得南中信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無疑史扣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月日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即今相國鐵庵公也京師傳爲佳話又見某公筆譜云康熙辛酉曹司官詹撫谷屬入都門泊水驛生相國鐵庵公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適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之曹司先生心識之字之曰鐵庵後二十餘載相國亡官清蔡先生而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憂夕不寐既乃悟諸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蔡公之言又何所見耶

高叔訓嘉靖中生與偽漢陳友諒八字丁支悉同年三十七卒亦與友諒同明英宗八字與布衣沈周知縣唐鍾皆相同沈繼山

思孝少司馬浙人

鄧定宇以庚八字相同鄧以辛未會元鼎甲官少宰後沈一科沈以戊

辰狀元至左都後鄧十年卒皆無子

屈原自叙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謝在杭五雜俎云唐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值干支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自宋以後方并其時參合謂之八字虛中在唐時推祿命無不奇中然其晚年鍊黃金求不死疽發于背而死蓋始而欺人繼而自欺殆不知命之尤者歟劉青田爲佐命元勳尤精數學豈不自知乃當元末出仕身釋大辟羈管紹興路慟哭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苦留得不死胡明于知人而昧于自知耶

安溪先生云五行有生我者有我生者有克我者有我克者有與我同類者祿命家以生我者名曰印綬

克我者名曰官殺我生者名曰傷官食神我克者名曰財馬同類者名曰比肩以人倫言之生我者應爲父母我生者應爲子孫克我者應爲官我克者應爲妻財同類者應爲兄弟此則古卜家皆用之今祿命之術惟以母爲印而父反爲財以官爲子孫而傷官食神者不過主人生之精神智慧而已其故何也蓋以人生于母故印主母而印者財之所克制是財之妻也故反以財爲父也妻者我之所克制故財主妻而官者財之所生是財之子也故反以官爲子也緣婦人之命以制我者爲夫以所生者爲子故男子之命與之相因者如此以人事言之克我者爲官以有官爵則有法度而不敢肆是我爲官所制也我克者爲財以人生所資用者財品是財爲我所制也有官爵則有印綬是生我者乃制我者之所生故生我者爲印也有精神智慧則威權勢力皆可以制之是制我者乃我生者之所制故我生者爲傷官食神也此其大畧也人生所求者官與財而已然能以官自銓束則克我者爲克之克不能以官自銓束則克我者爲尅害之克矣於財也取用有節則我克者爲克制之克取用無度則我克者爲尅害之克矣吉凶同域禍福隨之故祿命家專以官財二法推人之貧賤富貴禍福休咎或其命中無此二長則從微處取用謂十二辰中所藏之胚胎朕兆也凡物愈微則愈寡愈小則愈辨于物取用既真而所行之運度有以生扶而引動之則發達之候也

王晉通神云貴賤視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談資錄載王子安遇黑龍老叟云子神強骨氣清體福自無不全腦骨虧損恐秀而不實其相法之精言也

鼻下爲人中元楊元城馬山居新話一則云白人中而上眼耳鼻皆雙毅自此而下口與二便皆單毅成一泰卦故曰人中

文文山狀元一相者潛暇歸曰某處立者大貴未座年少者大凶立者留夢炎未卒即文山也有時曰

者於陸子靜陸問齊景公有馬千駟算得否曰算得夷齊餓死算得否曰算得又問夷齊名到於今稱之
景公死之日無稱算得否其人無以答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

梁蘅林先生之尊人學博公少爲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問官翰林乎答如
前又問爲京堂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術士曰真則俱不能假借可致同人曰當權相事後
以明經老而以子貴受大學士封焉

徐文穆公少時求夢於于忠肅公廟見一武士挾文穆一日縣之佳遂驚悟不解後乃悟以目配本是
相字

莊殿撰本溫借某上舍自裝新建司馬齋飲歸同詣千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出司馬第卽易帽同車
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廡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指上舍爲狀元歷巡撫尚
早而詆本濟貧賤不列於仕籍卽目聲名大損

宋時北京有術者能視笏文知吉凶韓魏公方到北京與通判預易勿試之術者視魏公笏言再召在相
位若干年視判笏曰當進秩至某官而畢魏公厚餽之而去判曰狂生欺罔相公餽之何也魏公曰我先
欺他非彼罪也一語煞有餘味

有客薦相者于毛稚黃解其術比許負毛曰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僕自相
審矣無煩此公言舌唐人却相者詩云貌相爾君仔細看鏡中我亦覺神寒試從李杜編排起幾箇詩人
做大官長安道上盡如公等星相之子皆作餓殍矣

宋齊邱玉管通神胡僧論相書總要訣男兒怕倒却嫌鼠目豎頭偏喜行鴨步五行生剋風鑑詩中論

宮云爲步鴨行不蹟願今淮人尙有此謠

唐人作饒聽詞其來舊矣據言戰畢賊相公及第時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有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衛得

鄭文寶南唐近事云徐幼文善圖夢馮俱嘗詣徐請圖夢其來舊矣

宋時諺云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令開門與打春蚊子紛紛斃死人又青州城名臥牛城府官有邊姓者至則城必坍塌甘州城外有塔名饒風明嘉靖間以其窺見城內撤去是後城內多大風

饒州魯公亭在薦福山有歐陽詢書寺碑顏魯公覆以亭范文正公鎮鄆陽有齊生獻詩其賞時歐碑壞本直千錢范欲爲打千本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碑時語云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觀上揚州坡公作窮措大詩一夕雷轟薦福碑諺語亦有時來風送滕王閣還去雷轟薦福碑之語

潘稼堂不喜優伶嘗請於當事禁其教演官翰林又陳奏請禁皆未果行余謂是戲無益禁之亦不必也東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與妓遊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女妓絲竹之聲終日不輟有以日不接一談而過客私謂待己之厚至有佳客至則屏妓衛杯坐談累夕東坡眞解事今之優伶正合如是用禁之奚爲哉

石崇明君詞叙晉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心其送明君用琵琶不過爾爾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今人作詩以昭君爲故實豈非雜劇誤人耶

崑山鄭若庸曳裾王門妙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訕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筆伎患之乃醵金數百行辭近竟爲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頓復舊觀平康往事雖小堪傳也元高文秀有鄭元和雪風打瓦礫院本近查從而衍之耳

高則誠男琵琶記世謂其罵王四也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直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
滿朝說蔡中郎是南渡時已演爲小說矣則誠填詞夜燐雙燭填至喫糠餬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
燭花交爲一處文章有神豈不異哉蔣仲舒堯山堂外紀云撰琵琶者乃高棅字則誠別是一人接瀾虛
子曲譜有高棅無高明時氏或別有姓蔡也父名稜母袁氏袁之妹婿卿姑傳奇改作秦氏
王曾少孤射于叔氏無子以弟之子釋爲後今傳奇謬爲具慶生子事

殺狗記徐仲由題所作自言詩文未品藻惟詞曲不謬古人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並蒙正出之劉誓不改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義傳至
今謬爲蒙正妻被逐蒙正妻乃宋氏右正言宋抗族女也元關漢卿王寔甫作呂蒙正風雪破窑記馬致
遠風雪飯後鑪皆是呂少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其後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侍人反撥灰詩以
諷之宋又有鷓鴣詩云獸頭本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和如今高入青雲裏忘却當初窑內時觀此則
宋亦賢室矣

唐解元三笑姻緣故事王阮亭嘗辨爲江陰吉道人非伯虎吉父爲御史以建言謫戍道人于洞庭遇異
人得幻術進虎邱時有兄襄陽麻衣內著紫綾褲適上海某攜笥遊山小婢秋香見吉衣紫顧而笑吉以
悅己爲姓役爲僕久之竟得婢爲室一日遁去某知爲吉認爲翁婿宋時有唐伯虎字長孺丹稜人庚之
兄治春秋史解其迎父誦南及臨卽獄事又王蒙錄錄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放還語唐曰到人間爲
我傳法華經勸人誦之仕至梧州推官

買臣見棄于妻劇本中有覆水難收語蓋用太公望事蘇冠子注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寶聚孟津不
售改圖販麵值大風屠牛朝歌大熱肉敗釣魚渭濱文王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道遇婦人其前妻也

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收之惟得沙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抱恨而死今有馬母塚云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子良秦之逐臣鄭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人之出夫也古詩呂望老出夫管仲小囚臣

大業間杜寶常修水師圖經十五卷煬帝觀於曲水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鱷銜錄授黃帝丹山靈龜獻首頤鳳皇負圖赤龍載錄授堯龍馬銜中赤文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胸河渚黃龍負黃文符聖之曰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背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類七十有二以七才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幸龍舟樂府本此

尉遲鄂公貞觀後關人事神氣服食奏清商樂自奉呂溫陵沒荆動臣贊云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命野瓊飲露靜奏清商武人清修如此高致可想近傳奇扮猙獰未免唐突前賢

梨園所扮雜劇大半藍本元人而增飾演改易名目耳如秦太師東窗事犯虎牢關三戰呂布斬何月夜追韓信持漢節蘇武還鄉李三娘麻地捧印莽張飛大鬧相府院關大王三捉紅衣怪李亞仙詩酒曲江池關韓信拜將登壇黑旋風喬斷案趙太祖鎮內宅此類甚多皆元人試題作者不一人傳者亦無多皆今劇之所本也詞曲著名者北曲則關鄭馬白南曲則施高湯沈其昌子矣

殿東樓在工部時嘗一幼伶名金鳳海鹽人色藝俱全一日無鳳則寢食不甘及鳴鳳記盛傳于世金復塗粉扮東樓乃得神似此一事較夷門馬伶傳更奇朱長矩語楊用修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

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尚氣誼王梅溪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惡之史氏切齒故作傳奇譏其事以污之温州周天錫字樊龍嘗辨其輕見竹坡新著

王泮岐山翰林改吏部撰遊春記中李林甫指李賓之楊國忠指楊石齋賈致藝指賈南埜因此論及
且博輕薄名文人器小往往蹈此

許集中黃門精於顧曲有家樂一部填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爲雅集顧亦精於音律
衆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集者爲徐殿撰端
揆顧編修修君昌孝廉開菴金上舍會符顧上舍歸宗李明府實庵李茂才賓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金
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編召苦歌者皆一時名流錢介王年七十八張修來年七十陳公先年六十九
徐長發陸維御皆五十七吳上王季寃成皆四十五惟沈青選年少金石節宣絲竹競奏各出所長妙絕
倫等及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衆喧喧皆寂賦絲烟吳興於空蒙杳渺之間高下有無短長跌頓使
聞者心醉神移莫能名其所際也念南曲一道獨擅吳門二十年前與酒人詞伯縱飲徵歌流湏臾日擅
其勝者畧可倒指比來老罷云亡少年不作停杯倚闌半屬古人予與秋山端揆六七人亦其年過半百
矣天風蕭蕭雲馳木落撫時感事慨焉永懷李賓君卽席賦六絕句和韻志別屬諸子繼和焉詩云檻外
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爲奈青衫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噲噲含商辨一毛紛紛蟬鳥失歌嘯
停杯韻與秋颺飛天水澄鮮海月高白髮飄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離杯何人卽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
笛才曾記花前鬪梧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豔說金華宮麗詞解學淋漓樂曲和聚吟興
爲感秋多堂開秀野閒花木頭白登前復此過醉讀新篇廢夜眠載將風雅入歸船飲場老盡離分手悵
望秋山浦樹烟

漢代戲目有日上唐榜卽今之上高竿見淮南子蓋古以翻空梯爲唐榜唐謂曰空梁有高極伎卽今之
繩戲見杜氏通典內典云福不唐捐又詩云歲月唐捐去皆云空也

京師難伎千態萬狀以陽繩爲最三四人同踞高下遠近旋轉承接不差銖黍其中套數家門凡百十種按事物原始古有裏外應拖鈴鈴鈴夾肚佛頂珠剪刀拐等名亦蹴鞠之遺風也宋人有咏蹴鞠詩陳其年有戲隊閒人踢繩詞云嬌困騰騰深院清清百無一爲向花冠尾畔剪他翠羽養娘底檢出朱提裏用道輕製同毬轉絳向墻陰一線兒箇箇慧討妙驗蹴鞠巧勝彈琵琶只一些些況滑履纖纖不自持爲類誇獵捷立依金井慣務波情礙怕花枝忽憶春郊回頭昨日扶上欄杆鬢絲垂楊外有兒郎此伎武惹人思是又一種意致矣

京師市肆扇標識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數家假借希影響以竊之有集成聯句者曰立道堂誠意高香曰修德居細心厥極曰冬季課經曰秋爽來學曰堂曰學曰四世馬公道爲壽曰三代王麻子金針曰廿露齊祖傳狗皮襪曰香雪堂神效烏髮藥陸放翁筆記於大駕幸長安士民商賈輻輳立扇榜好事者因以爲對曰鈴轉諸道淮奏院曰詳定一司勅令所曰王防禦契聖眼科曰陸官人遇仙風藥曰乾濕脚氣四斤丸曰偏正頭風一字散曰三朝創裏陳忠宣曰四世儒醫陸大承曰東京石朝議女壘漿註泊梨鐫曰西蜀費先生弟子寇保義卦肆似此者凡數十條明末京城市肆著名者如勾欄胡同何羅門家有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慧首酒順承門大街劉家冷淘麪本司院劉從家香帝王廟前刁家丸梨面董文敏亦曾劉必通硬尖水筆凡此皆名者一時起家鉅萬又抄手胡同華家柴門小巷專賣猪頭肉日斃千金因而宮禁外而動戚由王公連德素自晝徹夜購買不息晉豫東藩官蕭鍾帥走馬傳致日以爲常太史公所謂翁伯販脂張氏賣漿邠氏瀝創淘氏胃脯其所貨至爲纖綺往往往鼎食盤饌富比王侯皆此輩也

奴隸賤役始勤終怠處處皆然有客謂其初至爲走盤珠稍久爲算盤珠既久則佛頂珠雅許形容

政府小吏効奔走之役呼之曰小么按晉公爲黃門小吏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三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唐書劉季述傳曰歲奴事三歲主常也今俗尙有一歲主千歲奴之語

羅貫忠水滸傳文淵書口中有之也是國書目亦與三國演義並列其三十六人姓名見雙聖子贊蓋賈賈也叙高傑出身與揮醢後錄所載悉合傑本東坡小史工筆札坡出師中山留子曾子宣辭之屬王晉卿晉卿遺送刀於端王邸值王賦詩漢武帝好賦見博物志俸脾晚之令對賦王大喜云傳語都尉謝飽刀之脫并送人皆較留矣踰月王登大寶不次還拜數年持節至使相父敦復爲節度使兄仲登八座子姪皆爲邸傳所稱小蘇學士卽東坡都尉卽說也傑官貴不忘蘇氏每子弟入都問邸其厚時梁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驍悍擅權勢而叔黨終於小官可知其賢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以肩摩面而過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云念與黨人偶同高祖此輩魏侯師成不亦多乎鄒瀨道鄉集有高傑轉官制陳章侯畫三十六像付坊刻一時推名筆

明山陰柳文曰小說家水滸傳不著編者姓名意必草澤之師失職憤事包藏禍心譸張爲幻盛稱形勢備陳機械徒有以起不軌之萌芽爲世大侈廣而絕之可也宋史言淮南盜宋江掠京東州都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知亳州侯蒙上書請赦江以討方臘口贖不許意當時已草薶禽矣縱爲梟獍犯數路何至披猖乃爾嘗道經東平土人指點梁山區區一曲水非險蓋羣盜暫集荏苒卽流突傳中所言皆誕妄也顧其詞競弄軒輊抑正予邪二三狡計譬如林猿攫物沙鷗射影往往爲庸衆所述流布浸廣遂至家有其書加以梨園粉演隨會妝點鄉愚聞之慕其英勇與世道人心大有所害御史胡定奏請毀板並禁演劇部議准行而外間概不遵奉雖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閱席前唱演如故也諸城邱太常

海石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奇評資太過詩復不佳海石固齊人也吳幼清云大野既顯其澤俗稱爲梁山泊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金時黃河南徙泊漸淤

水滸傳或作羅貫中作又云施耐庵作妄言誣盜其子孫三世暗啞吳人金聖歎橫加評語稱爲五才子與史記莊子並列盛行海內迨鼎革聖歎遭殊禍著書毒天下者可不戒哉

萬貫貫宋江千萬貫武松百萬貫阮小二九十九阮小七八十朱全七十孫立六十呼延索五十魯智深四十李進三十楊志二十扈三娘九萬貫雷橫八萬貫史超七萬秦明六萬史進五萬李俊四萬柴進三萬

關勝二萬花榮一萬燕青又尊空沒文錢王莧半文錢燕慶其式刻寶九品曰截角曰斜眼曰豹牙曰雙白曰雙筋曰斜齒曰外缺曰弦月見潘之恒葉子謂按張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云有赤身爲國不避凶

鋒罕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雙執花紅罕獲李進義即李賞錢百萬貫雙花紅罕獲關勝呼延索柴進武松張清賞十萬貫花紅罕獲董平李進即李賞五萬貫花紅今之葉子名目畫像蓋採用榜中語並訪其

圖形也水滸傳中方臘賊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賊所陷乃杭睦歙處衢婺六州非浙西也青箱雜記楊大年好與同輩打葉子當是紙牌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與群臣爲葉格戲二月爲小

哥所殺乃不祥之物劉毅一擲百萬終於作賊袁彥道脫白帽爲桓溫決賭眞人鼻也然皆呼盧決勝不至如葉子繪水泊英雄人即不能離此夢寐周公何至日與輩盜遊哉

葉子戲消夜圖相傳始於宋太祖令後宮人習以消夜又有到鄉數者以玉作橄欖狀六軀而列一二三四五六推旋於玉盆中久之方倒中其數者爲勝吾鄉酒樓亦有此式

葉子戲明神宗末年而小變圖山東軍盜像而圖之以百貫滅活爲勝負見較短紀畧九悔菴謂其名曰

馬曰類曰打日關皆兵力之象有捉有放有比有滅不祥莫大焉張賊名獻李賊名閻修號稱大順牌中皆有之至馬弔與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獨著則南渡馬阮之讖而明社屋矣桐城張文端公深惡之刻印章云馬弔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遍印家藏書籍至今張氏子孫不敢習馬弔義夫

王白齋學士太翁學博公戒子弟不可讀水滸傳最惡博賭之戲嘗作賭卦云賭凶無攸利象曰賭妬也妬人之有而先罄其藏勝者偶而敗其常獲者寡而失不可償是以凶無攸利君子賭而業墮資亡小人賭而羅於桁楊賭之爲殃大矣哉象曰上慢下賊賭后以嚴刑懲惡初一童蒙之嬉吝象曰童蒙之戲漸不可長也義方有訓用豫防也次二誘賭以迷往卽於泥凶象曰誘賭朋之傷也往入其類自戕也次三燕樂衍衍酒賭酒戰士以喪名虧行象曰燕樂衍衍賭起爭也喪名虧行大無良也次四迷賭嗜不食費亡有疾象曰迷賭夜以爲晝也既亡其資又疾無常也次五夫迷不復歸嗟于屋良友弗告象曰夫迷不復歸用傷也良友弗告不可匡也次六零賭有悔出涕泣若戚嗟若吉象曰自鑑其禍斷用剛也中心有悔易惡爲戚也

繡像水滸傳鏤版精緻藏書家珍之錢遵王列於書目其像爲陳洪綬筆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版刻亦精此書爲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靈素指陶仲文朱顯指陸炳又云有玉嬌李一書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當卽世所傳之後金瓶梅前書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補肩淺且多作吳語後來惟醒世姻緣傳彷彿得其筆意然二書皆託名齊魯人何耶

程大昌演繁露博之勝敗決于投古惟斷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其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如杏仁惟尖銳故可轉躍惟平廣故可饒采凡一子爲兩面一面塗黑上畫牛犢一面塗白上畫雉投子者五

皆黑名盧五黑皆現則五續隨見樗蒲最高之采按木而鄭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列子曰博者射明瓊以中皮李洞詩云六赤重新鄴印成又房千里骰子選格序穴豁投子也明瓊六赤投子骰子穴豁皆一物耳

宋沈寓山作寓簡云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斷木小不可復大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則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則可損也語亦有本韓非子言爲土木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口目小則可開鑿此爲建事制度之法可通於吾鄉俗語長木匠短鐵匠卽是意

王弼州藏古蹟最多大重裝潢有強氏者精此藝弼州延爲上賓居於家園又湯氏者亦擅此藝時有汪景純在白門得右軍真蹟往聘湯氏厚遺餼幣張筵下拜景純朝夕不離左右閱五旬始成醺醺甚厚又吳人莊希僑寓白門與湯強名相埒其人亦慷慨誠篤士大夫多與之遊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光紙也觀此則鳴鳳記亦實有其人也

今衙門列木於衙俗名橫衆卽古之陸橋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贊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圍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棚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酣

官府出行列棚靜迴避三牌亦群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豔稱爲美談者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耳非素位之義腳踏實地者斷不如是

明季仕宦家居者臺司守令必作扁以贈蓋巡方守土之官例與鄉紳有贈遺而扁特侑儀者有司承奉朱漆金書務爲侈美而實郎任官則惟恐不多必丐求以得之吾鄉搢紳之家自門至堂懸柱無不其寶

與神祠寺觀無異有識之士望之欲嘔尤可怪者廟首題款必僭當時大老辭哉宋景文言前何白頭黃龍白虎二閣後世巽野山何始說文云廟署也从戶从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如禁廟所載皆是

禮記投壺請爲勝者立馬俗情收爲拳馬博塞衡錢以爲馬貿易者以銅衡金爲法馬木工以三木相換而歧其端爲作馬桂壺曰行馬葉子戲曰馬甲紙畫神像曰馬張虎子亦曰馬子都會之所爲馬頭泊船之所亦爲馬頭青樓老嫗名曰馬泊六通鑑史憲誠據輿博于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古法擊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擊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迴異衆星者其下必得甘泉此法相傳大抵皆指北地言若南方掘地三尺水源源至矣豈有數味不同者耶

骨重羊昂布哈拉外藩回子地也白葉爾羌西行二千里約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椎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大兵定葉爾羌後遂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糞矣近聞按集延西南一帶湖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道曰古訓傳聞不實可笑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即擒至禮拜寺塔頂下擲殺之

火浣布出四川越巂巖番地五疊山石縫內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捻線縫成布已丑劉使使益贈一幅每幅不過數尺其質粗澁火中經刻不熱以抹几案油膩入烈火風爐即有煙焰息穢去烟即穢也布仍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布質漸鬆彈之即裂楊升庵云火浣布出別建昌白如雪出于石陳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兜羅錦一名沙場兒布出榜葛剌國即西洋布之類較他種寬而緻

三代時以韋爲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物易編袋唐四品官給隨身魚袋在官用爲囊袋節沒則收之今則以荷包爲帶飾中亦不復盛物新舊皇朝禮器圖皆繪有定式

雞素本于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繫雞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音相近如鴛雞斯今皆稱雞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曰雞素或云雞嚙像形也

元時郊祀大祭天子御冕與大臣皆法服凡披戴須依歌訣次第否則顛倒有礙歌云鶴履中單黃帶先諸袍蔽膝綬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佩丁當冠笏全

扶衣以玉爲之長可八寸寬三兩指如刀形有靶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係無摺縐見三柳軒雜識晉叔綽郵先生向得孫退谷家藏玉刀形與此相類朱竹垞有銘然皆以爲刀也後爲歸少宰所有

楊汝士詩云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是古人亦知窄袖之便明制文臣衣至踝武臣去地五寸軍士去地尺文臣袖回至肘武臣與手齊軍士出拳予謂衿至踝袖回至肘雖仿古制然作事不便非聖人短袂之義劉秩載衣竹云裁衣須裁短短衣短衣上馬輕如飛緣袖須縫窄窄袖袖窄時不碍肘白晉然也

朱子語類謂曾子襲裘而用子游襲裘而用裘似今之褌子襲衣似今之褌子襲衣似今之涼衫衣服襲裘者目之不使外見褌裘者袒其半而以褌衣襯出褌衣素衣黃衣皆褌裘欽見其相解也

明洪武六年定庶民巾銀不得用金玉瑪瑙珊瑚琥珀米人流品者並同庶民帽不得用頂帽頂之珠許用水晶香水校尉只絲束帶機頭靴作雕刻蓮花象牙帶環餘同庶民儒士生員袖長過手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袖過手六寸袖橫廣一尺袖口廣五寸軍人衣去地七寸袖過手五寸袖橫廣七寸不得過一尺袖口僅出拳 洪武二年

巾

萬歷三年定武職勳戚等官不許用四人帷幃肩輿交床上馬等儀見于禮部志稿

喪大記結紼不紐紐從系疏曰生時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紼束畢結之不爲紐也如印紐鑲紐皆從系從金者乃姓

驪仙曰指環今之戒指也按詩注古者進御于君女史書其月日當御者以銀環進之既嫺則以金環退之未御之先著左手既御之後著右手春秋繁露云紉刑九侯取其指環蓋亦久矣

婦人穿耳不知所始三國時諸葛恪獻權馬先錮其耳范曄曰馬雖人畜氣于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于仁又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剪爪不穿耳

茶餘客話卷十九

山陽阮葵生著

山陽阮葵生著

元末諸暨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

明萬歷時處州山中往往出青田凍璞中剖出初本軟膩見風始結爲石故名曰凍其色有淡白淡黃淡青三種以之鐫刻圖記遠勝銅玉近唯青田舊坑石尙有之凍石不可得矣若閩中壽山石雖璀璨可愛然鑄處易剝印油易染賞鑒家不以壽山石以產田中者長山中者不可用

國初印章刻手以程邃許容爲最歸愚稱推顧云美何等通後來閩復申王翦林沈補蘿亦稱好手往見雪漁刻努力加餐飯五字凡重字作兩點又唯吾知是四字以一口應四邊雖古有此體而大家不爲近日薛小鳳刻活活潑潑四字分作二點則落落大方不失雅玩大約疊字不妨作兩點若僅偏旁一角似未可省筆楷篆一理亦人所易曉者

文衡山有印曰受孔子戒泰殿撰劍泉亦做爲之按白朮魯文靖云臣受孔子戒又元世祖令廉希憲受帝師戒廉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漢有摹印篆其法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隸即摹印篆也 白文印字皆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一邊兩字一邊一字宜相等兩字不可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 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則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 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免貲詞說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 印文中字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字章字或兼用印章二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

正也 二名者方可迴文寫於姓下著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若單文姓某之印却不可迴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方可加氏 表字印只用二字爲正式吾衍所論字字不刊

印章以小篆白文爲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鍾鼎篆者皆變體也紐以龜爲正螭與辟邪次之其或以兔以虎以兔以馬以豸以鹿以羊以魚以猴以異獸以鐘以亭以橋者皆變體也

漢官儀更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某官之章二千石以上銅印螭紐其文曰某官之印今世士大夫私用圖記曰某章某印無復區別

古人印章有曰某氏圖書曰某人圖書蓋用以識書翰圖畫非泛用也今人于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殊失本意

王虛舟客淮陰歲暮將歸渡江至松石齋與叔祖虛谷先生別待舟子未至見案上有斷鎖匙一遂取匣中石以斷匙刻虛谷二字蒼秀中饒生動之致印出儼似禿筆書邊壽民程水南諸印章皆藉翁手筆

交泰殿貯 御寶二十有五 大清受命之寶以章皇序白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盤龍紐高二寸 皇帝奉天之寶以章奉若碧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一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 大清嗣天子寶以章繼繩

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 皇帝之寶以布詔敕青玉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龍紐高二寸一分 皇帝之寶以黼法駕駕轎香木方四寸八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 天子之寶以祀百神白

玉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三分 皇帝尊親之寶以鷹徽號白玉方二寸一分厚七分盤龍紐高一寸三分 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白玉方二寸二分厚一寸二分交龍紐高一寸二分 皇帝

行寶以頒錫寶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龍紐高二寸五分 皇帝信寶以徵戎伍白玉方三寸三分厚六分交龍紐高一寸六分 天子行寶以冊外徵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龍紐高二寸

三分 天子信寶以命殊方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三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 敕大勸民之寶以飾
觀吏白玉方三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 制詰之寶以諭臣僚青玉方四寸厚二寸交
龍紐高二寸七分 勅命之寶以銓勅勅玉方三寸五分厚一寸三分交龍紐高一寸八分 垂訓之
寶以揚國憲碧玉方四寸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 命德之寶以獎忠良青玉方四寸厚一寸四分
交龍紐高二寸一分 欽文之璽以重文教墨玉方三寸六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一寸六分 表章
經史之寶以崇古訓碧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一分交龍紐高二寸二分 巡狩天下之寶以從省方青
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五分 討罪安民之寶以張征伐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二寸交龍
紐高二寸五分 制馭六師之寶以整戎行墨玉方五寸三分厚一寸四分交龍紐高二寸二分 勅正
萬邦之寶以誥外國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五分盤龍紐高二寸三分 勅正萬民之寶以誥四方青
玉方四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 廣運之寶以謹封職墨玉方六寸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
盛京尊藏 御寶十 大清受命之寶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蹲龍紐高二寸四分 皇帝之
寶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交龍紐高二寸七分 皇帝之寶碧玉方五寸厚一寸八分盤龍紐高
三寸 皇帝之寶梅檀香木方三寸八分厚六分素紐高五分 奉天之寶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
紐高二寸 天子之寶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紐高二寸 奉天法祖親賢愛民之寶碧玉方四寸
九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 丹符出驗四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龍紐高二寸二分 勅
命之寶青玉方三寸七分厚一寸八分交龍紐高二寸五分 廣運之寶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
高一寸五分 壬午春奉 詔書寶請及將軍印譜 御製序文冠於前其秦時傳國玉璽一方特命撤
不去入譜內大哉 王言越千古帝王矣

黃崑圃先生云竊聞司空齊樞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世雄長西北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尙屬近侍以傳國王璽倉猝坎地而埋之兵既退有意監牧羊其地一羊歷至坎所蹄之不已屢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之則璽見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案何文肅喬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毀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寶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遣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言攷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兒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 本朝亦非偶然又王冕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移房蓋未詳矣

大內寶文玉筋篆親王郡王文職官印皆上方大篆武職官皆柳葉篆 乾隆十三年改定親王金寶郡王飾金銀印朝鮮國王金印均用芝英篆宗人府衍聖公軍機處內務府翰林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總理三庫鑾儀衛盛京五部均銀印上方大篆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火器營總領經界大將軍將軍領守將軍副都統提督均銀印柳葉篆 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順天府奉天府布政司均銀印小篆 詹事府按察司鹽運司武備院上駟院奉宸院光祿寺太僕寺均銅印小篆 鴻臚寺國子監一二品衙門各司欽天監太醫院左右春坊司經局鑾儀司所六科各道鹽政時憲書均銅印鐘鼎篆 中書科五城兵馬司三四品衙門各司欽天監各科經歷司司獄司知府知州知縣以下等官均銅印垂露篆 總督河督漕督會督巡撫均銀關防欽差大臣銅關防均上方大篆 內繕書房學政均銅關防小篆 五城御史府丞三庫坐糧廳監督各道員織造均銅關防鐘鼎篆 部院衙門廳署庫所

局各大使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均銅關防垂露篆 總兵銅關防柳葉篆恭領總管城守尉協領防守尉
副將參將遊擊銅關防垂露篆 都司銅關防佐領內務府管守備以下等官銅條記圖記均縣針紋僧錄
道錄銅關防垂露篆 國師喇嘛班第均用轉宿篆

乾隆三十四年庚寅喀爾喀親王成衮札布於烏梁海額爾齊斯特爾斯圖故鄉博勞獲銅印一由理藩院以

聞予見之西苑直廡印方二寸九分厚五分之中起二層每層高二分半有柄一寸七分計高二寸七分重

六十六兩臺之右正書大尉之印左書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贊禮部造共十七字印作篆書篆文考元

順帝以洪武三年庚戌殂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

號國人不允見高麗史此印當即其時所製也至太尉一官元不常置虞集經世本典序云以太師太傅

太保爲三公其同列者惟大司徒太尉司空之屬又武宗紀兩見太尉一書諸王之後一書尙書右丞相

之前因知此秩與三公固同爲一品而元史表志顯令缺如此耳目所及疎漏若是類庚申君北狩而後

君臣事跡荒渺無稽更何從考證耶

刻玉章者 國初推江陰臣林兆燕後來張潤李德先朱宏晉皆不失用筆之法故饒古致外此皆用金

剛鑽漸次鏤字與治器者無異故不貴也

程大昌演繁露世傳相國寺舊扁題曰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

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不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

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

諸卿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嘗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門

堂扁額概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殊不知失本意按此議亦本之編真子錄語也當時印文扁勝總以五字爲

準凡三字是成四字五字是成六字皆以不知之字本意而誤予考漢文印章殊不盡然至於今人私印篆文配合而成之字原欲篆書合式與左旋右旋相等何得拘泥耶嘗質之吾友補龍寶村小鳳輩皆以予言爲然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敝黑而鮮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取殼浸羊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碎入水澄之油自浮出與水不和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瓦片子浸油內明年有新白瓦時取起舊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曬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美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尙可入用薪又新者入湯煮去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又白如雪用之若舊文不能白也又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勻而止見馮聞之快雪堂漫錄

端石之亞有歙溪龍尾石細羅紋石洮河綠石葛仙公岩方城石萬州懸金犀金星石延平鳳珠石皆美材也好事者用銅雀瓦未央宮瓦至有稱秦武公羽陽宮瓦者夫以瓦爲硯猶以鐵爲鑄亦無實受用魏銅雀五色青內平印工人姓名皆八分書以爲硯貯水數日不滲齊起鄰南城磚瓦皆以胡桃油油之當油處有細紋曰琴紋曰白花曰錫花古碑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載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又有磚筒承簷溜者花紋年號皆同內圓外方亦可爲硯王荊公詩云陶甄往往成今手的託虛名勸後人則眞者宋時已不可得

宋何遜銅雀瓦研詩當時丹油法實非竊諸野自注云銅雀瓦用鉛丹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雨過卽乾云云果如是實亦燥烈豈堪爲研材耶讀者看清細聞

東坡以黃連湯調膏粉蘸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調松烟染筆藏之近日汪松泉司空以紅花黃

連煎水發筆與墨皆用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愈生藏書跋

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松書畫錢舉書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鼯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洪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日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 咏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履身後五車寶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彥章名紙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做之見李實君紫桃軒雜記近日劉崇如白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酒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續博物志云有書契以來便應有毫世傳蒙所制非也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造墨之妙以金章宗蘇合油烟墨爲第一其次則奚廷珪按廷珪初名廷邽在南唐賜國姓遂稱李廷珪其墨每松烟一觔用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搗十萬杵故堅如玉石能置水中三年不壞其珪字作下邽之邽者爲上圭潔之圭次之珪璧之珪又次之作奚廷珪者最下或作庭珪字僞也

春清紀聞稱蘇子瞻見季一賀方回康爲章皆能製墨明人墨以羅小華爲第一程君房方正邵次之方於魯又次之龍忠迪查文通蘇眉陽汪中小邵青邱汪仲嘉丁南羽潘

吳名望皆名重一時予舊藏

君房於魯墨其夥今皆不知所往於魯不及小華而所刻墨譜精妙絕倫足供燕閒清玩所著有佳日樓詩集小華墨以鹿角膠爲上品龍桂次之華山松又次之邱谷香家舊藏墨頗富近亦散落殆盡潘衡墨有金環篆古墨成不敢用進上有蓬萊宮十字潘宋人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膠脂金箔謂之龍香劑今墨皆油烟松烟失傳

倪鴻寶在里門頗治園亭以方於魯程君房墨調朱砂塗墻壁門窗門生魯元龍爲徽州推官多藏墨先生索之間數日又索元龍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之速旣而知之曰吾所用奉先生者皆名品也不亦可惜乎

造墨古用松烟漢取諸扶風晉取諸廩山唐取易州上黨唐末易州李超之子廷珪亡至歙州歙人傳其法

試墨當以發墨硯磨一縷如線而望其光紫光爲上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爲下黯白無光或有雲霞氣爲下之下蔡君謨言奚氏墨能削木米元章云古墨磨之無泡古墨無泡力磨也故墨以口有鋒刃無泡者爲貴至於香味形製鑒家畧而弗論

卮言曰韋誕之墨一點如漆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奚超超廷珪父也廷珪在南唐賜姓李試墨之法磨各墨於研俟其乾置水中上者黑次則漸白惟李廷珪作藍色

古來製墨名家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桐柏張瀾河東解子誠獨李氏父子擅名以能世其業也

予於奕業非所好吳氏拙修先生有此癖近日里居爲文酒之會日對數局繁坪竹泉皆從予學奕暇日角藝至忘寢食屢敗不輟不一校所業皆進繁坪有觀棋詩頗有寄託竹泉作敗奕賦描摹刻畫雅善形

容告甘苦備嘗之旨里人爭爲傳誦幾于紙貴周魯亭年六十餘遊都門以奕雄視一時與予同寓居東
岩邸舍朝夕對局足蹟不出門限而誤事亦多矣魯亭談國手往事頗詳盡可備掌故嘗欲作奕世說惜
其書未成

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棋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遺經曰其局縱橫
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文文山嗜象棋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曰玉鑿金鼎至單騎見敵爲四十局勢圖悉識其出處始末
玉樹公所居山名也 吳耽不好奕見人著曰汝非死將軍奈何輒以鬼陣相攻因名棋爲鬼陣見采蘭

羅志葉濟好奕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已多廢事人目棋枰爲木野狐

見杜陵

杜陵杜夫子善奕爲天

下第一人或譏其廢日夫子曰精其理足以大裨聖教見博物志

杜樊川詩形暗上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山谷

詩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殼化枯枝三言道盡奕者之慘淡經營矣

林和靖言平生不能者擔簦著棋鄙之歟矣和靖有題壁詩云坐讀碁牘下眼看酒恰中又寄曹南通云

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曾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通翁猶賢者矣

奕品盛于劉宋湛桓譚有譜十三篇唐王積薪金谷園宋徐鈔撰凡例隋志載棋勢數篇明王世貞論盛

手舉潁州鮑一中李冲爲水滸源汪少鮑一路程汝亮晚出勝之爲徽州派顏倫善李時爲京師

派後來稱奕者尤多若梁溪過百齡吳門李元勳盛大有武林季心雪新安汪盛年皆出前人之上近則

毘陵鄒某年少後起頗頡于其間此在康熙中年姜定庵之言以予近日所聞見如黃周士施定菴陳顯

儒范西坪亦始知者近日淮上推錢丹九京師推冒□□未知與前人何如也

宋太宗時有待詔賈元供奉號爲國手數十年無繼者後有李慧子者舉世無敵手然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胡旦云以棋爲易解則如且聰明尙不能若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

鼓三百三十鎚爲一通鼓止角動吹叭十二聲爲一爲故唐人多作鼙鼓鳴笳見衛公兵法明時朝鼓壞更易欲行文進安府司官藉詞不佳時况鍾爲禮曹郎接筆改之云緊細密釘晴雨同聲

曹仲明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若挈入水千年者則色綠若瓜皮盡土氣濕蒸鬱而成青水氣滲浸潤而成綠理或有之又謂未及千年者雖青綠而不瑩潤恐不然也豈瑩潤者千年之物而青綠不純者決無三代物耶高深甫以銅質清瑩不襍者多發青銅質渾襍者多發綠夫古人製器不惜所費烏有銅質渾襍者哉此論若盲人觀場可資嘿噤特其論褐色以爲非人間留傳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冢磚宮石室燥地穢穢無水土浸刺尸氣染惹地氣蒸潤所成亦不無一得之見

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闐古銅並無腥氣唯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僞作者試熟磨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古人作事精絕不吝工夫非若後世賤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其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嘗見舊家所蓄數器皆然及觀舊藏家所藏亦無弗然者設有古器稍或模糊必是僞作其體質顏色亦自不同

官廟銅器製度極雅然花紋者絕少底款用圓方字印陽鑄大明宣德年製作小楷書極道勁完整其色止銅茶修金二種編茶以水銀浸潤入肉煮洗爲之跡金以金銀爲之款四邊抹大炎成赤工料俱異常品非若青綠朱砂斑黑漆水銀等色可草草點綴而成所費不貲故佳者與秦漢等器爭價有非唐時天寶局鑄局花紋細密可愛全向華嚴前可擬元朝善娘子所鑄又在下

明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液又云金銀珠寶注寶藏藏焚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間鑄工銅幾煨始精工云六火則寶色見上命煉十二火更用赤火熔條於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者爲爐存格上者爲他器爐式不拘古之制爲多取宋爐式爲之

平烟過眼錄載葉森家有水晶鉤一中如空有藕一枝邵氏見聞錄載楚元輔家藏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珍玩致載沈萬三家有瑪瑙壺一質通明類水晶中有蒲萄蔓一枝

周櫟園在閩中見水晶枕長三尺內桃花一枝宋牧仲見水晶內有物如粟似太極圖轉側視如上行予客寶應劉文堂先生出家藏一琥珀屏器通明無纖翳中有一蜘蛛蟹爪畢具至京師見蔣南沙相國家一扇器狀類水晶內蘭草一枝青翠如生

世傳王交格少子碎琥珀以蜘蛛爲景景即丈內園家有琥珀大如雞卵中有一線微隙隙中一蟻終歲旋行不輟升堂而相國嘗任雲南制軍時見琥珀中有蟻蜂雜蟲大如西瓜小如龍眼荔枝者不下千餘當時不以爲奇近亦不可得矣唐李嶠詩云質爲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蛟蛸落其中千年猶可覩 御製靈珀詩序云珀本松之精氣凝結數千年而成是珀外射晶光內含生意中著方寸樹如是蒲然按候舒縮四時之運備焉非尋常珍玩者比名之曰靈珀因系以詩

懷鉛錄古詩云明珠間木難楊升庵謂今之祖母綠也按輟耕錄載回回諸寶石其紅者有古木蘭之名其綠者有助木刺之名木難卽古木蘭也祖母綠卽助木刺之訛名耳蓋以紅綠分二色萬歷四年江陵

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進內有顯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止見石光

鑰鑑黃銅之似金者卽風磨銅陳名卿云皇極殿頂是風磨銅價貴于金也續博物志云鑰鑑類金砥砢

顏師古漢書註大秦國出赤白黃黑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于穀山云此蓋自然之物采色光潤逾於衆玉今俗所謂琉璃卽流离也乃銷治衆石汁以藥煉成者漢書所載乃眞琉璃想卽今之所謂寶石者是若玻璃則由海舶至與大秦無涉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瑤珠其次爲走珠次爲滑珠次爲磊螺珠次爲官雨珠次爲稅珠次爲蔥珠

南懷仁西洋人言其國取珠有大如雞卵者不用剖以蚌曝日中久則蚌渴吐珠弄之伺吐急取之

魏侯之珠照十二乘者凡十項羽以二斗遺張良孫權以一斛遺宗預石崇以三斛買梁氏女張方劫帝西遷釐至百餘斛郭況家懸四壁粲如星日何古之多珠耶明人籍朱甯家得珠二匱纏絡七箱此後未聞藏珠之富者

金剛鑽狀似紫石英可以刻玉鎚之以鐵而不傷鐵乃自損第有南鑽北鑽之分南鑽堪用北鑽不可用色以酒黃爲貴豆綠色湖水色紫色者次之貓眼亦以酒黃色爲貴豆青色湖水色蜻蜓頭色黑色者次之宜者有上一線下一片之目上一綫者中含活光縷一也下一片者底色若鋪銀也助把避者色暗深綠祖母綠一名助木綠色明綠俱內有蜻蜓翅光耀者爲眞桃花刺色淡紅而極嬌紅亞姑色如桃花刺鴉蘭青一名青亞姑色深青你藍色淺青而微明亮種種寶石總以色如秋水者爲貴微有纖毫石質未融者卽次之

大內有夜光木蓋貢自異域者朱竹垞查初白俱有詩第未知其形質何似歲辛卯秋雨霖潦兼旬不惠時予第紫坪在水定河任渠堤之役見北岸龍神廟中有大木一段委貯河塢經雨淋水滌年既久至夜有青光熒熒然照數尺許及霜後水涸其光漸微九月望後則頓無光矣相傳爲異事予曰是無足異也

木爲火之母火爲水之妃水火相濟而光生焉亦物理之自然者也

明正德八年癸酉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水即自沸下有諸葛行鍋四字其釜複層內有水火二字嘉靖二十七年戊申長沙有兄弟二人耕土獲一扛鑊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送入府視其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背又有諸葛行竈數字明末猶貯長沙府庫萬歷二年甲戌平都蠻得諸葛武侯銅鼓五十三五代史淑州蠻作亂王逵撫之獻銅鼓降

唐僧皎然水晶數珠詩云佛名無著心亦空珠去珠來體常一又無名氏天竺國胡僧水晶念珠詩云天竺胡僧踏雲立紅綳素貫蛟人泣即今之紅水晶也蓋唐人已有此制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爲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願菴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京高江邨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字左宋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杓底槎杯二字杓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關時人浪說買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後歸陸丹叔予屢摩摩賞之

奇南香出占城等國志書作奇南星槎勝覽作棋楠安南人書作奇藍近人又作伽南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枝或在枝幹最上者爲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水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爲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刺者香與木槩剉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者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爲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嶺海見聞云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玉劍尊開云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卽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交趾有蜜香樹絲似桤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檉木小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與水平者爲雞骨香根爲黃熟香幹爲棧香細枝緊實者爲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凡琪璚沉水等香居常以錫盒盛諸香花蜂窠養之則氣味尤美其盒中格置香花開時難以諸香花下格置蜜上施蓋焉中格必穿數孔如龍眼大所以使蜜氣上升也每蜜一斤用沉香四兩細剉如小菰豆大和勻之則所養之香口倍市肆中者矣

雕刻精妙者宋高宗時有僧成者能于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花鳥纖毫具備細巧若樓而且玲瓏活動見者擬之鬼工前明宣德間夏白眼能于烏骨篋上刻十六娃娃狀米半粒眉目喜怒畢具或刻子母九頭荷花九龍其鱗尾飛走綽約之態成于方寸小核近日嘉定竹器亦多雅製而工細遜前人矣

縷絲燈屏毘陵鈕氏仿唐宋畫冊製此式康熙初年始有之查初曰唐實君皆見題詠

嶺南新製牙席按漢武帝時以象牙寶賜李夫人見西京雜記

明人皆尙金扇卽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間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縷又尙青陽扇武陵夾紗扇曹扇靴扇漂陽歌扇近日又尙豐潤畫扇野獲編輯聚頭扇吳製外惟川扇致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潔宜豔女至于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尙溢出入間尤貴重可寶予近從陸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敗落已甚而璫鏤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卽縷畫扇水葉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助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璽蔣蘇堇一柄值數金